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注释



工程兵政治部宣传部印

一九七八年四月

11.2

87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
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注 释

目 录

1888年单行本序言

1. 八开本两厚册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里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第3页）.....（1）
2. 德国的古典哲学（第3页）.....（2）
3. 黑格尔（第4页）.....（3）
4. 费尔巴哈（第4页）.....（5）
5. 施达克（第4页）.....（6）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 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6. 这终究是德国准备1848年革命的时期；那以后我国所发生的一切，仅仅是1848年的继续，仅仅是革命遗嘱的执行罢了（第5页）.....（7）

7. 法国人同一切官方科学，同教会，常常也同国家进行公开的斗争；他们的著作要拿到国外，拿到荷兰或英国去印刷，而他们本人则随时准备着进巴士底狱（第5页）
..... (8)
8. 不论政府或自由派都没有看到的東西，至少有一个人在1833年已经看到了，这个人就是亨利希·海涅（第5—6页）..... (9)
9.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第6页）..... (10)
10. 罗马共和国是现实的，但是把它排斥掉的罗马帝国也是现实的（第6页）..... (11)
11. 黑格尔谈论这次革命时总是兴高采烈的（第6—7页）..... (12)
12. 它也有保守的方面（第8页）..... (13)
13. 《法哲学》（第9页）..... (14)
14. 等级制君主政体（第9页）..... (15)
15. 歌德和黑格尔各在自己的领域中都是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但是两人都没有完全脱去德国的庸人气味（第10页）..... (16)
16. 精神现象学（第10页）..... (17)
17. 逻辑学（第10页）..... (18)
18. 自然哲学（第10页）..... (20)
19. 精神哲学（第10页）..... (21)
20. 在一切哲学家看来，正是“体系”是

暂时性的东西，因为体系产生于人的精神的永恒的需要，即克服一切矛盾的需要（第10页）.....(22)

21. 到了1840年，正统教派的伪善和封建专制的反动随着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 在希腊人那里就是这样 (第15页) (32)
30. 在人们的头脑中, 从或多或少有限的和互相限制的许多神中产生了一神教的唯一的神的观念 (第15页) (33)
31. 中世纪的经院哲学 (第15页) (34)
32. 在哲学家那里, 例如在黑格尔那里, 创世说往往采取了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混乱而荒唐的形式 (第15页) (35)
33. 我们在现实世界中所认识的, 正是这个世界的思想内容, 思维能够认识那一开始就已经是思想内容的内容 (第16页) (36)
34. 休谟 (第16页) (37)
35. 康德 (第16页) (38)
36. 对驳斥这一观点具有决定性的东西, 已经由黑格尔说过了, 凡是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所能说的, 他都说了; 费尔巴哈所附加的唯物主义的东 西, 与其说是深刻的, 不如说是机智的 (第16页) (40)
37. 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 (第17页) (41)
38. 德国的新康德主义者企图复活康德的观点, 而英国的不可知论者企图复活休谟的观点 (第17页) (42)
39. 从笛卡儿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

- 哈 (第17页) (44)
40. 泛神论(第17页) (46)
41. “在我看来, 唯物主义是人类本质和人类知识的大厦的基础; 但是, 我认为它不是象生理学家、狭义的自然科学家如摩莱肖特所认为的那样, 不是象他们从他们的观点和专业出发所必然主张的那样, 即不是大厦本身。向后退时, 我同唯物主义者完全一致; 但是往前进时就不一致了。” (第18页) (46)
42. 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现在就以这种形式继续存在于自然科学家和医生的头脑中, 并且被毕希纳、福格特和摩莱肖特在五十年代拿着到处叫卖 (第19页) (48)
43. 燃素说(第19页) (49)
44. 正如在笛卡儿看来动物是机器一样, 在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者看来, 人是机器 (第19页) (50)
45. 康德的太阳系发生说(第19页) (51)
46. 歌德和拉马克(第20页) (52)
47. 中世纪的巨大进步——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 在那里一个挨着一个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 以及十四和十五世纪的巨大的技术进步 (第20页) (53)

48. 达尔文(第21页) (54)
49. “先验的唯心主义”(第22页) (55)
50. 没有一个人比恰恰是十足的唯心主义者
黑格尔更尖锐地批评了康德的软弱无力的
“绝对命令”(第22页) (55)
51. 席勒所传播的那种沉湎于不能实现的理
想的庸人倾向(第22—23页) (56)
52. 伏尔泰和卢梭(第23页) (57)
53. 狄德罗(第23页) (58)
54. 人是什么?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
(第24页) (59)

三

55. “心不是宗教的形式,因而宗教也不应
当存在于心中;心是宗教的本质。”
(第24页) (61)
56. 在法国,在1793年到1798年这个期间,
基督教的确曾经消失到这种程度,连拿破
仑去恢复它也不能不遇到抵抗和困难(第
25页) (61)
57. 路易·勃朗派改良主义者(第25页) (62)
58. 哲人之石的炼金术(第25页) (63)
59. 柯普和拜特洛(第25页) (64)
60. 在日耳曼人那里,甚至只要他们一接触

- 正在崩溃的罗马世界帝国，一接触它刚刚采用的、适应于它的经济、政治、精神状态的世界基督教，这种情形就发生了（第26页）……………（64）
61. 甚至在基督教的领域中，这种宗教色彩，对具有真正普遍意义的革命来说，也只表现在资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最初阶段，即从十三世纪起到十七世纪止（第26页）……………（66）
62. 罗伯斯比尔在这方面曾遭受了怎样的失败（第26页）……………（67）
63. 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第28页）……………（68）
64. 拉达曼（第30页）……………（69）

四

65. 施特劳斯写了《耶稣传》和《教义学》以后，就只从事于写作勒南式的哲学和教会史的美文学作品（第32页）……………（70）
66. 蒲鲁东（第32页）……………（70）
67. 约瑟夫·狄慈根（第34页）……………（71）
68. 旧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如果它有某种历史观的话，——本质上也是实用主义的（第39页）……………（72）

69. 古希腊的历史无非是“美好的个性形式”的制定，是真正的“艺术作品”的实现
 (第39页) (73)
70. 从采用大工业以来，就是说，至少从1815年签订欧洲和约以来，在英国，谁都知道，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争夺统治的要求，是英国全部政治斗争的中心 (第40页) (74)
71. 在法国，随着波旁王室的返国，同样的事实也被人们意识到了，复辟时期的历史家，从梯叶里到基佐、米涅和梯也尔，总是指出这一事实是理解中世纪以来法国历史的钥匙 (第40页) (75)
72. 初看起来，从前大规模的封建土地占有制的起源，还可以 (至少首先是) 归于政治原因，归于暴力掠夺，但是这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来说就不行了 (第41页) (77)
73. 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即罗马法 (第43页) (78)
74. 普通法 (第43页) (79)
75. 普鲁士国家法 (第43页) (80)
76. 法兰西民法典 (第43页) (80)
77. 阿庇安 (第44页) (81)

78. 公法和私法 (第44页)..... (82)
79. 新的世界宗教, 即基督教, 已经从普遍化了的东方神学、特别是犹太神学和庸俗化了的希腊哲学、特别是斯多葛派哲学的混合中悄悄地产生了 (第46页) (83)
80. 封建教阶制 (第46页)..... (84)
81. 第一次大规模的行动发生在德国, 这就是所谓的宗教改革 (第46页) (85)
82. 法国人加尔文, 他以真正法国式的尖锐性突出了宗教改革的资产阶级性质, 使教会共和化和民主化 (第47页) (86)
83. 英国的国教会恢复了, 但不是恢复到它以前的形式, 即由国王充任教皇的天主教, 而是强烈地加尔文教化了 (第47页) (87)
84. 比埃尔·培尔 (第47页)..... (89)
85. 路易十四的暴力措施 (第47页)..... (89)
86. 占有土地的容克利用天主教的耶稣会派或新教的正统派, 自由的和激进的资产者则利用唯理派 (第47—48页) (90)
87. 这样, 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 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 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 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 即逻辑和辩证法 (第48页) (92)

1888年单行本序言

1. 八开本两厚册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里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第3页）^①

“八开本两厚册的原稿”，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这本书初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表述了科学共产主义的某些特征。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青年时代，受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影响，曾加入“青年黑格尔派”小组。由于他们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反对普鲁士封建制度和批判黑格尔等人的唯心主义，便很快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离开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又进一步从费尔巴哈走向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38卷，第386—387页）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清算他们从前的哲学信仰，阐述与德国古典哲学相对立的观点，于1845—1846年合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部著作中，他们指出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

^① 指《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单行本的页码。以下同。

的局限性，批判了青年黑格尔分子鲍威尔、施蒂纳等人的唯心主义哲学和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反动观点，着重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即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关于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关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必然性，以及关于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等一系列重要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曾把这本书的手稿托人带到威斯特伐里亚，准备出版。但由于反动当局的阻挠和出版商的拒绝（因为那些出版商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反对的派别的有关代表）而未能付印。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头目伯恩斯坦之流，借口《德意志意识形态》没有写完和不好理解，一直不给发表。1932年这本书才第一次出版。

2. 德国的古典哲学（第3页）

这是指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的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开始，经过费希特和谢林，到黑格尔就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最终体系”。他们的哲学都是唯心主义，但在不同程度上发展了辩证法。后来，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代表费尔巴哈，冲破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费尔巴哈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后一个代表。

德国古典哲学，充分反映了当时德国资产阶级向

往革命而又怯懦的阶级特性。德国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软弱性表现在康德哲学里，主要是调和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对立，限制知识，为宗教信仰保留地盘。法国大革命后，因资产阶级更加胆怯，在黑格尔哲学里，则表现为革命的辩证方法同保守的唯心主义体系之间的矛盾，最后得出了维护普鲁士国家制度的保守的政治结论。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随着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日渐成熟，费尔巴哈批判了宗教神学和唯心主义，宣扬了唯物主义，但他的唯物主义是形而上学的，在历史领域里仍然保持唯心主义。

德国古典哲学是资产阶级哲学的最高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最积极的成果。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他们的哲学的合理部分，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3. 黑格尔（第4页）

黑格尔（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出生于斯图加特城的一个官僚家庭。大学毕业后，任家庭教师、中学校长，又先后在大学里任教，1818年被普鲁士政府聘为柏林大学哲学教授，后又任该校校长。他的主要著作有《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哲学全书》、《法哲学》、《哲学史讲演录》、《历史哲学》和《美学》。

等。

黑格尔哲学是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最高发展。黑格尔在其唯心主义哲学中，第一次系统地表述了辩证法的基本特征，他把自然界、人类社会和精神看作是一个不断运动发展的过程，并试图揭示这种过程的内在联系。这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但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他把整个宇宙的运动和发展都归结为“绝对精神”的运动和发展。黑格尔哲学的方法同体系之间的矛盾，表现了当时德国资产阶级既想革命而又怯懦的阶级特性。

黑格尔的社会政治观点尽管也有积极的一面，但是消极的、保守的一面却占了上风。他认为，私有制是永恒合理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剥削阶级的国家是“地上的神物”，“人们必须尊敬国家”。他主张君主立宪制，而又宣称普鲁士的君主专制是尽善尽美的社会制度。他把人类历史看成“世界精神”的过程，把个别伟人看作这种精神的“代理人”，污蔑人民群众“只是一群无定型的東西”。此外，他还鼓吹日尔曼的民族沙文主义和掠夺战争，等等。对黑格尔这些保守的、反动的政治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进行过深刻的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黑格尔辩证法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大成果。他们在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的过程中，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而摒弃了他的唯心主义外壳。

4. 费尔巴哈（第4页）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04—1872），德国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出生于巴威利的一个律师家庭。1823年入海德堡大学研究神学，1824年到柏林大学学习哲学。1828年大学毕业后，曾在厄兰根大学任教。由于他发表反对宗教神学的文章，于1836年被反动当局驱逐出大学讲坛，从此便隐居乡间，从事哲学著述活动。晚年曾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1870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其主要著作有《论死和不朽的思想》、《黑格尔哲学批判》、《基督教的本质》、《未来哲学原理》和《宗教的本质》等。

费尔巴哈原是一个黑格尔唯心主义者，属于“青年黑格尔派”。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他作为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的思想代表，通过批判宗教神学和普鲁士官方哲学——黑格尔唯心主义，逐步转向唯物主义。他一生最大的历史功绩，就是在唯心主义长期统治德国之后，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但是，由于普鲁士反动政府对他的迫害，使他长期脱离现实斗争，过着孤陋寡闻的隐居生活，所以他始终未能摆脱十八世纪机械唯物主义的缺陷。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对马克思和恩格斯革命世

界观的形成，起过积极的促进作用。它是马克思、恩格斯由黑格尔唯心主义走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中间环节。

5. 施达克（第4页）

施达克（1858—1926），丹麦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折衷主义哲学家，议会议员，哥本哈根大学教授。曾著书反对过美国原始社会史学家摩尔根（1818—1881）关于古代社会史的进步观点。1885年写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书，他力图保护费尔巴哈，反对当时德国哲学界对费尔巴哈的攻击。但是，施达克不懂得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原则界限，错误地认为，费尔巴哈“相信人类的进步”，追求“理想的意图”，以及“对真理和正义的热诚”，因而是个“唯心主义者”。对他这种错误观点，恩格斯进行了严肃批判。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 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

6. 这终究是德国准备1848年革命的时期；那以后我国所发生的一切，仅仅是1848年的继续，仅仅是革命遗嘱的执行罢了（第5页）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之后，在德国，封建贵族的专制和国内四分五裂的割据状态，严重地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为了争取政治权利，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从1840年起，开展了反对封建专制的革命运动。各省资产阶级联合起来，要求普鲁士国王实行代议制，颁布宪法，宣布出版自由等，并反对发行公债和增税，对政府施加压力。在思想战线上，黑格尔学派走向解体，青年黑格尔派放弃了过去对现实政治问题的超然态度，以激进的资产阶级哲学出现，直接投入了反对宗教和专制政府的斗争。1840年至1847年底，德国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极为活跃，是1848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准备时期。

1848年，在法国二月革命的影响下，德国的柏林、巴登、凡登堡和巴伐利亚等地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革命。但资产阶级害怕觉醒了的无产阶级，便同封建贵族妥协和勾结，使革命遭到失败。在1848年以后的几十年中，德国工人运动不断高涨，为结束德国封建割据状态展开了斗争；1867年成立北德意志联邦，使德国统一前进了一步；1871年德国最终统一，设立帝国国会，颁布宪法，为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开辟了道路。在德国所发生的这一系列变革，都不过是1848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继续，完成1848年革命未完成的任务罢了。

7. 法国人同一切官方科学，同教会，常常也同国家进行公开的斗争；他们的著作要拿到国外，拿到荷兰或英国去印刷，而他们本人则随时准备着进巴士底狱（第5页）

十八世纪后半期，法国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启蒙思想家和唯物主义哲学家，为了推翻封建制度，为行将到来的资产阶级革命作舆论准备，对宗教神学和封建特权展开了无情的批判。他们猛烈地抨击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和一切为封建迷信辩护的伪科学；痛斥天主教会是一切社会灾难的根源，僧侣教士是“狂徒”、“骗子”；公开指责封建专制国家残害生灵，专制暴君是民族的“灾星”，等等。因此，反动

政府和教会对他们极端仇视，进行了疯狂的迫害。例如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由于尖锐抨击教会和封建专制而两次被监禁在巴士底狱（原为巴黎的一个城堡，后为国家监狱）中，后又被驱逐出法国，在英国住过三年，他的著作被焚毁。唯物主义哲学家拉·美特利（1709——1751）的《人是机器》这部无神论著作，是被迫侨居荷兰时写作和出版的。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百科全书》的主编狄德罗，也因捍卫唯物主义思想和宣传激进的政治观点，被关进韦谢斯基城堡，他的著作也被反动政府烧毁。

8. 不论政府或自由派都没有看到的東西，至少有一个人在1833年已经看到了，这个人就是亨利希·海涅（第5—6页）

亨利希·海涅（1797——1856），德国诗人、政论家、思想家、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3年他和马克思相识，并在马克思影响下，写了《时代诗歌》、《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等反对普鲁士封建王朝的名著。

黑格尔哲学总的来说虽然是更倾向保守的，但在他的著作中却相当频繁地迸发出辩证法的怒火，具有一定的革命意义。对于这一点，无论是赞赏黑格尔哲学的德国反动政府，还是反对它的、当时主张革命的资产阶级自由派，都没有发现；而眼光犀利的海涅却

看到了。1833——1834年间，海涅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中指出，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哲学，是即将到来的德国民主革命的思想准备。他说：“思想走在行动之前，就象闪电走在雷鸣之前一样。”在德国，“只有在哲学完成之后才能过渡到政治革命”，革命力量正是通过哲学革命发展起来的。他称赞黑格尔是完成了德国哲学革命的“最伟大的哲学家”。1842年，他又把这种思想写在题为《教义》的一首诗里，把黑格尔哲学比作是催促人们起来革命的战鼓。

9.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第6页）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1770—1840），1797—1840年的普鲁士国王。1806—1807年，普鲁士在同拿破仑第一帝国的战争中，因其腐朽落后而惨遭失败。在国内人民群众压力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被迫实行了某些民主改革。1815年拿破仑垮台后，普鲁士加入反动的神圣同盟。依仗奥国首相梅特涅的支持，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背弃自己过去关于实行立宪的诺言，并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君主专制制度。恩格斯曾说，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是“最无用、最可恶、最该死的国王。”黑格尔为当时普鲁士的反动制度辩护，因而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没有觉察到黑格尔哲学中包含的革命因素，并且给了他的哲学以很高

的地位。

10. 罗马共和国是现实的，但是把它排斥掉的罗马帝国也是现实的（第6页）

这是恩格斯为了说明黑格尔“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一命题的革命意义所举的例子。

罗马共和国，是在古代意大利一个城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奴隶制国家，建立于公元前510年或509年。罗马共和国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奴隶社会初期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分工的产物，是伴随私有制产生的平民同贵族之间矛盾斗争的结果。同时，罗马共和国建立后，由于土地的高度集中，大庄园的形成，在多次对外战争中大批战俘奴隶涌入意大利，有力地促进了当时工商业的发展和文化的昌盛。罗马共和国的产生和存在是符合历史必然性的，因而是现实的，合理的。

但是，罗马共和国的存在并不是永远现实的，合理的。随着奴隶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当时，被征伐的地中海沿岸各国人民不断起来反抗罗马贵族的殖民统治，特别是公元前73年在意大利爆发的斯巴达克领导的奴隶起义，直接动摇了罗马共和国的统治基础；此外，奴隶主阶级内部各派之间的长期战争，也大大削弱了他们的统治。这时，以

城邦为基础的共和国已不能保障奴隶主的利益，也不适应罗马和各行省奴隶制经济的发展。于是奴隶主阶级就用军事独裁的君主专制政体取代了共和政体，于公元前27年成立了罗马帝国，从而加强了国内的集中统一，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罗马帝国排斥掉罗马共和国也是符合历史必然性的，因而也是现实的，合理的。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也曾经按照他的理解，分析了罗马共和国转变为罗马帝国的原因，指出，罗马共和国所以灭亡，并非由于偶然事故，而有它的必然性。

这说明，在黑格尔那里，现实性并不是事物在任何条件下永远固有的属性，事物只有在它符合必然性的条件下，它的存在才是现实的、合理的。

11. 黑格尔谈论这次革命时总是兴高采烈的（第6—7页）

黑格尔在杜宾根神学院学习期间（1788—1793），正处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高涨的年代。他当时对这次革命抱着热情的欢迎态度，为了表示对法国革命者的同情和支持，他还同其他大学生一起，在城外的草坪上特地种了一棵“自由树”。后来在《历史哲学》一书中，他还称颂法国大革命是“一次壮丽的日出”，是“一个光辉灿烂的黎明”，是人类历史的

“新纪元”。

黑格尔欢迎法国大革命，主要因为这次革命的初期只是限制君权，反对暴政，这是同他的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相吻合的。可是，他对法国人民用暴力推翻封建君主制，把法王路易十六押上断头台的革命行动，却抱着恐惧和憎恨态度。他公然污蔑人民群众的行动“是自发的、无理性的、野蛮的、恐怖的”，这充分暴露了他保守、反动的一面。

12. 它也有保守的方面（第8页）

恩格斯在这里说的辩证法的保守方面，是指辩证法关于承认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相对稳定或静止状态的思想，而不是通常所说的保守、落后。辩证法认为，人的认识和人类社会，以及世界上其他一切事物，由于其内部的矛盾斗争，总是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这种运动变化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同时又认为，在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总是包含着若干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个阶段由于事物内部矛盾的统一体尚未破裂，而在一定的时间内和条件下，都表现出相对的稳定性或静止状态。否认事物的运动变化是形而上学的独断论，不承认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相对稳定性或静止状态，是相对主义的诡辩论。否认事物的相对稳定性，那就抹杀了事物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之间的区别，从而也就否认了认识事物的任何可能性。绝对的

运动和相对的静止，这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对立统一的两方面。

13. 《法哲学》（第9页）

即《法哲学原理》，是黑格尔晚年在柏林大学任教期间写的一本书，1821年出版，是对他的《精神哲学》的第二编即“客观精神”部分的补充和发展。黑格尔的法理论，用资产阶级的法和封建专横相对立，所以具有进步意义。但这本书是黑格尔用他的哲学为普鲁士国家服务的，因此，又是他最保守的著作。

在《法哲学》一书中，黑格尔运用唯心辩证法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社会政治观点。书的内容范围很广，不仅讲法、权利，同时也讲道德、伦理，特别着重讲到市民社会和国家，最后还涉及到了世界历史。在本书的末尾，黑格尔认为他的哲学的最高原则即“绝对观念”，应该在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许诺的等级制的君主立宪政体里得到实现。“黑格尔希望有中世纪的等级制，但是要具有现代立法权的意义；他希望有现代的立法权，但是要披上中世纪等级制度的外衣。”（《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64页）在他看来，这种等级制的立宪君主政体是最理想的政治制度。当时德国是一个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黑格尔并不赞成推翻建立在这种小资产阶级关系基础上的贵族官僚制，而只是想通过有限的和

温和的君主政体来间接地实现资产阶级的统治，进行资本主义的改良。所以，他尽力向王权讨好献媚，把君主说成是真正的“神人”，王权应是“君主立宪制的顶峰和起点”，德国的世袭君主政体是国家结构的最高形式，并用从概念推论出客观现实的思辨方法，论证了土地贵族是“社会的支柱”，等等。这本书表达了黑格尔主张资产阶级和贵族联合专政的根本政治观点，表达了他向封建贵族妥协投降，又企图在德国半封建的官僚专制条件下，吸收一些英国的君主立宪办法来赞助德国新兴资产阶级的倾向。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等著作中，对他这些思想作了深刻的批判。

14. 等级制君主政体（第9页）

等级制君主政体即等级君主制，是君主制的一种形式。

君主制是剥削阶级国家的一种统治形式，由君主（国王、皇帝等）任国家元首。君主制分专制君主制和有限君主制。

专制君主制即通常所称的君主制，由君主掌握全部国家权力。不受任何限制，他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法律。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国家，通常采取这种制度。

有限君主制又可分为等级君主制和君主立宪制。

等级君主制是封建地主阶级专政的一种政权形式，由等级代表会议来限制君主的权力，以适应当时统治阶级中各个等级的要求。十三到十四世纪欧洲大部分国家都实行这种制度。君主立宪制则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政权形式，君主的权力受国家宪法一定程度的限制。

15. 歌德和黑格尔各在自己的领域中都是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但是两人都没有完全脱去德国的庸人气味（第10页）

奥林帕斯是希腊北部的一座高山，希腊神话说诸神都住在此山顶上，称它是神山；宙斯是诸神之首，威力无边，主宰一切。

歌德（1749—1832），德国启蒙运动的最大代表之一，诗人、剧作家、思想家，在诗歌和戏剧创作方面有卓越成就。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最大代表，但在辩证法方面有很大贡献。因此，恩格斯把他们比作是在各自领域中的“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

但是，在政治上，歌德和黑格尔都没有完全摆脱德国资产阶级怯懦无能的庸人气味。他们虽然对当时德国封建专制制度有不满情绪，然而他们却眼界狭隘，自私自利，谨小慎微，对封建贵族抱着妥协、屈从的态度。歌德竟然以服务于德意志的一个小小的魏

玛宫廷为满足；黑格尔为普鲁士国家辩护，以普鲁士政府诏命为柏林大学教授为荣幸。他们都是德国保守、软弱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

16. 精神现象学（第10页）

这是黑格尔研究关于人的意识发展的学问。1807年，黑格尔发表了《精神现象学》一书，第一次阐述了自己哲学的基本观点，建立了他的哲学体系的基本轮廓和主要概念。马克思说这本书是“黑格尔哲学的真实的产地和秘密。”（《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3页）可以说，《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导言。

在这本书中，黑格尔从唯心主义立场出发，运用辩证法分析了人的意识如何由低级的直观感觉形态，一步步地上升到“绝对知识”的发展过程。他把人的意识发展过程，分为“意识”、“自我意识”、“理性”、“精神”、“宗教”和“绝对知识”六个阶段。实际上，《精神现象学》是一部按照唯心主义观点写的人类意识发展史。恩格斯指出，精神现象学“也可以叫做同精神胚胎学和精神古生物学类似的学问，是对个人意识各个发展阶段的阐述，这些阶段可以看做人的意识在历史上所经过的各个阶段的缩影”。（第10页）《精神现象学》这本书包含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如关于逻辑与历史一致、主观与客观

对立统一的思想，关于人类社会是一种不断进步的历史的思想，关于认识是矛盾的发展过程、真理是个过程的思想，等等。后来黑格尔全面阐述自己的哲学体系时，在唯心主义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地发挥了这些思想。

17. 逻辑学（第10页）

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包括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三部分。逻辑学是其中的第一部分，也是他的整个体系的基础。它的内容是描述“绝对精神”在体现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前，作为纯粹抽象的逻辑概念的自我发展过程。黑格尔关于逻辑学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大逻辑》和《小逻辑》。这两本书的内容结构基本一致，《大逻辑》分为“存在论”（或译作“有论”）、“本质论”和“概念论”三部分。

“存在论”，主要是表达思想的直接性，即概念的潜在性。它包括“质”、“量”、“度”三篇。在“存在论”中，黑格尔通过一系列概念的推演和过渡，提出了质与量相互转化、质变是渐进性的中断等重要思想，批判了把发展仅仅理解为数量增减的形而上学观点。

“本质论”，主要是表述思想的间接性。黑格尔认为，“本质”已经不是潜在的概念，而是在概念自身对立统一的矛盾发展中建立起来的概念。“本质

论”由“本质”、“现象”、“现实”三篇组成。在这部分中，黑格尔集中地考察了对立统一原理，提出了事物运动变化是“由于本身包含着矛盾的原故”的重要思想。他还运用矛盾法则推演和论述了同一与差别、全体与部分、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可能与现实、偶然与必然、原因与结果等范畴的辩证关系，批判了那种“抽象同一”、割裂本质与现象等否认矛盾的错误思想。

“概念论”，主要是表达思想回到自身以及思想在自身中的发展。黑格尔认为，“概念”创造一切存在并赋予一切存在以本质。因此，“概念”是比“存在”和“本质”更高的发展阶段，是“存在”和“本质”的统一。“概念论”分为“主观性”、“客观性”和“理念”三篇。在这部分中，黑格尔着重探讨了逻辑上的概念、判断、推理等问题，揭示了形式逻辑的局限性，论述了逻辑与辩证法、认识论统一的思想。在他看来，“绝对理念”（或译作“绝对观念”）是绝对真理，是“绝对精神”在逻辑阶段发展的终点。然后，“绝对理念”就否定自身，突破纯粹思维领域而转入自然阶段。

总之，黑格尔逻辑学研究的出发点、对象和目标，始终是“绝对精神”，这种“绝对精神”是离开自然和人类而独立存在的，实际上是上帝的别名。但是，他的逻辑学却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18. 自然哲学（第10页）

这是黑格尔哲学体系的第二部分，是关于“绝对精神”转化为自然界的学问。黑格尔1817年发表的《自然哲学》一书，就是描述“绝对精神”在自然阶段的运动发展状况，是阐述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自然观的。

黑格尔把“绝对精神”在自然界的发展又分成了“机械性”、“物理性”和“有机性”三个阶段。与此相应，他的自然哲学也就依次分为考察时间、空间、引力、斥力等范畴的“力学”，考察天体、声、光、电、磁等概念的“物理学”，以及研究地质、植物、动物的“有机体学”三部分。这种划分，就其形式来说，在当时是完备的。同时，黑格尔在书中还利用大量的自然科学材料，表述了运动与物质的统一，时间、空间与运动的内在联系，无机物与有机物的联系、变化，质变与量变的相互转化，运动的矛盾性等辩证法思想。但是，在他看来，这种统一、联系、转化、矛盾和发展，并不是自然界本身的固有属性，而是“绝对精神”的运动发展在自然界中的表现，自然界本身则是永远僵死不变的。他认为，自然界中的各种物体，如星球、植物、动物等，在时间上没有前后的连续性，只是在空间上彼此无关地同时并存；植物和动物没有任何进化和发展，自然界是在一个狭小的循

环中运动的永远不变的整体。正如恩格斯所说：“在黑格尔看来，自然界只是观念的‘外化’，它在时间上不能发展，只是在空间中展示自己的多样性，因此，它把自己所包含的一切发展阶段同时地和一个挨着一个地展示出来，并且注定永远重复总是同一的过程。”（第20页）这种形而上学自然观，“一方面是由黑格尔体系本身造成的，这个体系把历史的不断发展，仅仅归于‘精神’，另一方面，也是由当时自然科学的总的状况造成的。”（《反杜林论》，第10页）

19. 精神哲学（第10页）

这是黑格尔哲学体系的第三部分，是关于“绝对精神”体现为人的意识和人类社会的学问。1817年他写的《精神哲学》一书，其内容就是研究“绝对精神”在超出自然界后，回复到精神阶段的自我发展和自我认识状况，主要阐述黑格尔关于社会意识和人类历史的唯心主义观点。

黑格尔把“绝对精神”在精神阶段的发展过程又分成了“主观精神”、“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三部分。“主观精神”部分主要考察心灵、意识和心理等个体意识的特征；“客观精神”部分考察法、道德和伦理等范畴，主要阐述他对社会生活和历史的观点；“绝对精神”部分专门研究艺术、宗教和哲学，他力图从各种社会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及其同社会生

活各方面的联系中，来考察社会意识的发展。这就是说，精神哲学又分成各个历史部门来研究，如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哲学史、美学等等。在所有这些不同的社会历史领域中，黑格尔都力求找出贯串这些领域的发展线索。但是，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经过漫长曲折的辩证发展过程之后，在哲学领域已完全回复到了自身，它内部潜在的丰富内容已经得到彻底实现，并且已自觉地最终认识了自己。这时，一切矛盾都已调和，任何变化和发展都已停止。黑格尔公开宣称，他的哲学就是这种“绝对精神”自我发展和自我认识的最后完成，是全部哲学史发展的顶峰；在社会上，普鲁士国家制度就是“绝对精神”最完全的体现，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终结。在这里，突出地表现了黑格尔的方法同体系的尖锐矛盾。

20. 在一切哲学家看来，正是“体系”是暂时性的东西，因为体系产生于人的精神的永恒的需要，即克服一切矛盾的需要（第10页）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一切哲学家，把哲学看成是凌驾于其他一切科学之上的特殊科学，总是力图建立一个永恒的绝对真理体系。这只是他们企图说明一切现象和解决一切矛盾的一种主观愿望，也就是出于他们精神上的一种永恒需要，是他们的形而上学世界观决定的。实际上，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

二

结，而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不会完结。要求一个哲学家完成那只有全人类在其无限的前进过程中才能完成的事情，是永远也不能实现的。恩格斯指出：“事实上，世界体系的每一个思想映象，总是在客观上被历史状况所限制，在主观上被得出该思想映象的人的肉体状况和精神状况所限制。”（《反杜林论》，第34页）所以，在一切哲学家那里，任何一个哲学体系都不可能是“最终的”，只能是“暂时性的东西”。在人类认识永无止境的前进过程中，那种“最终”的体系终究是要被抛弃的。对黑格尔哲学来说，他从主观愿望出发所建立的终极的“绝对真理”体系，是应该而且必须否定的，值得保留和吸取的只是它的辩证法的合理部分。

21. 到了1840年，正统教派的伪善和封建专制的反动随着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登上了王座（第12页）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1795—1861），普鲁士国王。1840年他即位时，国库空虚，财政困难。如果要摆脱这种经济困境，他就必须履行他父亲在反对拿破仑时许下的诺言——实行代议制，颁布宪法，允许出版自由等。但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既不想实行代议制，又想弄到钱，于是就采取了种种正统教派（路德派）的伪善手段和反动的专制措施。马克思说：“这个国王想扮演国王的一切角色——封建的和官僚

的，专制的和立宪的，独裁的和民主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页）一方面，他把各省议会的常任委员和议会代表召到柏林，先后组成所谓代表会议和“联合议会”。但这些议会代表除了表决公债和增税，并无任何实权。另一方面，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又采取了一系列专制措施，压制革命运动，扼杀言论自由，查封各种进步的报刊。“他力图尽可能充分地恢复贵族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他按照自己的意旨统治他那些忠顺的市民和农民，作为社会各等级或阶级的无上的主宰。”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12页）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这些行为，更加激化了资产阶级同封建贵族的矛盾，迫使人们不得不公开站在这方面或那方面，这就加速了黑格尔学派的解体。

22. 两人之间的争论是在“自我意识”对“实体”的斗争这一哲学幌子下进行的（第12页）

这是指施特劳斯（1808—1874）和布鲁诺·鲍威尔（1809—1882）两人之间的争论。这两个人都属于青年黑格尔派，他们对宗教特别是基督教进行了批判，认为福音故事是神秘荒诞的东西，都力图从黑格尔哲学中作出无神论的结论。但是，在基督教福音故事（圣经《新约》全书的头四卷，内容主要记述耶稣的故事）是如何产生的问题上，他们因见解不同而展

开了争论。

他们这种争论的政治意义，就是要通过批判宗教，否定德国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这在当时德国的条件下是非法的，所以他们的争论是在“自我意识”和“实体”的斗争这一哲学幌子下进行的。“自我意识”和“实体”是黑格尔哲学体系中对立统一的两个范畴。“自我意识”是抽象的“主体”，“实体”是精神性的“客体”。施特劳斯坚持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立场，从绝对“实体”派生一切的观点出发，认为福音故事不是那个人主观“自我意识”的虚构，而只能是整个民族或宗教团体共同意识的自发的产物。鲍威尔则把“自我意识”作了主观唯心主义的解释，从“自我意识”创造一切的观点出发，把福音故事说成是个别人的有意捏造，完全否认集体的不自觉的传统所起的作用。他们各自片面强调和发展了黑格尔体系中的一个方面，批判了黑格尔，“但同时他们两人都继续停留在黑格尔思辨的范围内。”（《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77页）

关于福音故事如何产生的争论，后来扩展成什么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的争论。施特劳斯援引“绝对精神”或“实体”观念，认为世界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一般的国民精神和民族精神。而鲍威尔则依据“自我意识”观念，认为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主要是个别“批判地思维的”杰出人物，否认人民

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他们的共同特征都是否认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否认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因而他们的历史观在本质上都是唯心主义的。

23. 施蒂纳……用他的至上的“唯一者”压倒了至上的“自我意识”（第12页）

施蒂纳（1806—1856），是卡斯巴尔·施米特的笔名。青年黑格尔分子，主观唯心主义者，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著名代表之一。

1845年，施蒂纳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中，大量引用圣经中有关精神统治世界的荒谬观点，宣扬极端露骨的主观唯心主义。他认为，精神是万物的本质，是“一切中的一切”，在思想之外一无所有，现实世界中的一切东西只是“符号”，是“自我”思想的产物，因而他把整个世界说成是自己的所有物。他公然叫嚷：“我就是一切，这个我就是唯一者”，“我把一切归于我”，“唯一的我”就是至高无上的精神。从这种反动的唯我论观点出发，他狂热地鼓吹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强调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一切国家、组织和纪律，反对共产主义，主张未来的社会应该是无政府的，应该是独立的、小私有者自由联盟。这种反动思想，是当时妄图使小私有制永世常存的德国小资产阶级要求的反映。

鲍威尔从“自我意识”出发，把所谓个别“批判地思维的人”也即个别伟人看作决定历史发展的“至上”力量。而施蒂纳则进一步把鲍威尔这一思想发展到顶点，直接宣称“自我”是宇宙间独一无二的“唯一者”，是世界万物的主宰。所以说，他的“唯一者”是远远超过或压倒鲍威尔的“自我意识”了。

24. 巴枯宁（第12页）

巴枯宁（1814—1876），俄国人，出身于贵族家庭，无政府主义的著名代表。曾参加过工人运动，后背叛革命。1868年7月他混入第一国际后，大肆宣扬无政府主义思想，进行了一系列宗派主义的分裂活动，阴谋篡夺国际的领导权。

巴枯宁继承了施蒂纳和蒲鲁东等人的无政府主义衣钵，疯狂反对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路线。他竭力鼓吹各阶级“平等”，提倡实现所谓“完全不受限制的”个人的“绝对自由”，主张依靠少数“杰出”人物和流氓无产者的秘密暴动，立即废除一切政党和国家，废除财产继承权，妄图实现其无政府的自由联邦社会的幻想。巴黎公社之后，他更加明目张胆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第一国际关于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决议。他是马克思主义的死敌。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巴枯宁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872年，把他清除出第一国际。

25. 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第12页）

近代唯物主义的发祥地是十七世纪的英国，其主要代表是培根（1561—1626）、霍布斯和洛克（1632—1704）。他们坚决反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承认自然界是不依赖于神或人的客观存在，认为一切知识来源于直接的感觉和经验，提倡用实验方法取得知识。英国这些著名的唯物主义者，是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这个光辉的学派的前辈”。（《反杜林论》，第327页）法国唯物主义的代表有拉·美特利、狄德罗、爱尔维修（1715—1771）和霍尔巴赫（1723—1789）等。由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彻底性，他们第一次抛弃了宗教神学的外衣，进一步贯彻了唯物主义和战斗无神论的路线，有力地推进了唯物主义的发展。英、法近代唯物主义的主要缺陷是机械性、形而上学性和历史唯心主义。

近代英、法两国唯物主义哲学，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和宗教神学的有力思想武器，对资产阶级革命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到1848年革命前夕，德国资产阶级同封建贵族的矛盾日益尖锐，黑格尔学派已经解体。为了同传统的宗教作斗争，进而否定德国腐朽的政治制度，大批最坚决的青年黑格尔分子如费尔巴哈等，从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立场出发，便转向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

26. 《基督教的本质》（第13页）

这是费尔巴哈著的一本书，出版于1841年。在这本书里，费尔巴哈尖锐地批评了基督教和唯心主义，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对当时德国思想界影响很大，起了一种解放作用。

费尔巴哈在这本书里公开宣称，自然界是不依赖于人和任何精神的客观存在，人和人的思想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的花朵。明确指出，自己的哲学同黑格尔哲学“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在黑格尔哲学中具有第二性的、主观的、形式的意义的东西，在我的哲学中则具有第一性的、本质的意义。在黑格尔看来是形象的东西，在我看来则是实物”。他认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不过是上帝的别名，是“哲学范围内的宗教残余”。

费尔巴哈在这本书里还从人本主义出发，揭露了基督教的本质。他认为，不是上帝创造了人类，而是人类创造了上帝，“人是怎样想的，有怎样的心思，他的上帝就是怎样的”。宗教的本质就是被神化了的除去了肉体特征的人的本质，“一切关于神圣本质的规定都是关于人的本质的规定。”宗教是人们在受到天灾人祸无法掌握自己命运时，对全知全能的“救世主”幻想的产物。

费尔巴哈对唯心主义和宗教进行了比较深刻的揭

露和批判，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但是，他不懂得宗教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也不主张废除宗教，而是企图改革宗教，建立所谓以爱为核心的新宗教。这说明，他没有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在历史观上仍然停留在唯心主义的圈子里。

27. 《神圣家族》（第13页）

这本书的全名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第一部著作，1845年出版。“神圣家族”本来是意大利画家曼泰尼雅（1431—1506）的一幅名画的题目，画中人物有圣母、圣父、圣子以及一些天使和神甫。马克思恩格斯是借用这个题名讽刺鲍威尔一伙的。

鲍威尔之流热衷于空泛浮夸的哲学议论，鼓吹“纯粹的批判”，否认革命的实践活动。他们把个别“英雄”人物看作历史的创造者，而把无产阶级群众诬蔑为一群没有批判头脑的人，是历史发展的障碍。在《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系统批判了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高度赞扬了费尔巴哈对宗教神学和唯心主义的批判，吸收了他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发展了唯物主义，并把它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他们论述了社会生产方式和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对历史发展的决定

性作用，阐明了无产阶级的伟大作用和历史使命，表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奠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所以，恩格斯说：“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以及他们对它的热烈欢迎。

28. “真正的社会主义”，正是把费尔巴哈的这两个弱点当做自己的出发点的（第13页）

“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在德国激进的知识分子中流行的一种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其主要代表有卡尔·格律恩（1817—1887）、莫·赫斯（1812—1875）等人。他们认为，英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是“粗俗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还没有揭示出社会主义的实质。于是，他们就以“德国科学”的代表姿态出现，把英、法社会主义的某些思想抓过来，把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观点塞进去，创造了他们标榜的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承袭并发展了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的两个弱点，即宣扬超阶级的慈善、博爱和过分夸张的文学笔调。他们从费尔巴哈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出发，抹煞阶级矛盾，反对革命的政治斗争，宣扬人类不分阶级、彼此相爱的超阶级

的人道主义；用华而不实的文学词藻代替严肃的科学研究，对共产主义进行了拙劣的歪曲。格律恩说：“在任何情况下，只有人道主义的世界观才能开辟通向人类未来生活的道路”。赫斯认为，如果人们不通过爱结合起来，那就“只能更加猛烈地相互剥削和吞食”，

“共产主义思想就是应用于社会生活的爱的生活规律”，如此等等。正如恩格斯指出，“真正的社会主义”“以美文学的词句代替了科学的认识，主张靠‘爱’来实现人类的解放，而不主张用经济上改革生产的办法来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一句话，它沉溺在令人厌恶的美文学和泛爱的空谈中了。”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指出“真正的社会主义”成了封建贵族用来吓唬新兴资产阶级的稻草人，是专制政府用来镇压德国工人起义的毒辣的皮鞭和枪弹的甜蜜的补充。1848年革命风暴把这个反动流派一扫而光。

二

29. 灵魂不死的观念，……在那个发展阶段上决不是一种安慰，而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并且往往是一种真正的不幸，例如在希腊人那里就是这样（第15页）

在原始社会里，由于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人们还不知道身体的构造，还不能解释作梦的现象。人们错误地认为，人的思维和感觉是一种独特的灵魂活动，梦中出现的人的形象是暂时离开肉体的灵魂；灵魂存在于身体中，而在人死时就离开身体继续活动，由此便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但是在古代西方世界，例如在希腊人那里，人们并不认为灵魂不死的观念是一种安慰。恩格斯在《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一文中说，在当时，人们重视现实的人世生活，把人世生活看得比冥土生活宝贵得多。同时，在他们看来，人死后灵魂将为其生前的行为受到报偿或惩罚，但报偿是靠不住的，而惩罚则难以避免。因此，人们认为灵魂不死是一种真正的不幸，是不能避免的无可奈何的命运。这说明，产生灵魂不死的观念，最初并不是由于宗教上安慰的需要，而是由于人们的无知。

30. 在人们的头脑中，从或多或少有限的和互相限制的许多神中产生了一神教的唯一的神的观念（第15页）

从多神教中产生一神教的唯一的神的观念，是通过人的智力发展而自然发生的抽象化过程的结果。在原始社会，社会生产力十分落后，人们对自然灾害无法抵抗，也无法解释，于是就把自然力量神秘化、人格化，产生了最初的神。当时由于人们抽象思维能力很低，各个氏族和部落就把某种具体物当作自己的神。

当社会生产的发展使氏族、部落逐渐融合时，人们就崇拜许多具体的神，如风神、雨神、月神、太阳神、善神、女神等等。这些神的作用的范围是有限的，他们作用也是互相制约的，而不是万能的。到了奴隶社会，随着阶级压迫的产生，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的出现，人的抽象思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时，神不仅是自然力量的虚幻反映，而且也是社会力量的虚幻反映。人间有了等级关系，神也就相应地被分成了高级神和低级神、主神和一般神。当出现了统一的君主制国家的时候，人们就从许多神中抽象出一个万能的神。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许多神的全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都转移到一个万能的神身上，而这个神本身又只是抽象的人的反映。这样就产生了一神教”。（《反杜林论》，第312页）如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就是这种一神教。

31. 中世纪的经院哲学（第15页）

欧洲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唯心主义哲学，因其在神学院中讲习教义而被称为经院哲学。其特点是撇开实践经验，玩弄概念，咬文嚼字，用烦琐空洞的形式主义来为基督教教义作论证。

经院哲学开始形成于九至十世纪，从十至十一世纪起，随着新兴城市工商业阶层反对教会和封建统治斗争的发展，在经院哲学中，展开了唯名论和唯实论

的斗争。唯实论（即实在论）为了给“上帝创造世界”的谬论作论证，断言抽象的一般概念先于个别事物，是唯一的真实存在。这是一种直接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反动的唯心主义观点。唯名论对某些神学教条持怀疑态度，认为具体的个别事物先于一般概念，只有单个的事物才是真实的存在，而一般的概念不过是事物的名称。唯名论虽然承认上帝的存在，没有摆脱神学观点，也不懂得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的道理，但它具有唯物主义的倾向。列宁指出：“中世纪唯名论者同实在论者的斗争和唯物主义者同唯心主义者的斗争具有相似之处”。（《又一次消灭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20卷，第185页）一般概念在先，还是个别事物在先的问题，这实际上就是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也即精神和物质何者是世界本原的问题。唯名论反对唯实论的斗争延续了好几个世纪。斗争的结果，促使了经院哲学的瓦解，为近代自然科学和唯物主义的发展作了准备。

32. 在哲学家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创世说往往采取了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混乱而荒唐的形式（第15页）

在基督教的圣经《创世记》里，记载了关于上帝创造世界的神话。传说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又用泥土捏成了人类的始祖亚当，后又用亚当身上的肋骨造

了他的妻子夏娃，从此就出现了人类。这种创世说当然是荒谬的虚构。

但是，许多唯心主义哲学家关于世界生成的说法，比基督教这种创世说的神话还要荒诞无稽。例如黑格尔，他认为在自然界和人类出现以前，就独立地存在着一种神秘的“绝对观念”，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绝对观念”自我发展的产物。黑格尔不仅把整个自然界看成思想世界，而且把整个人类历史也看成思想的历史。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不过是上帝的别名，他的创世说和基督教的创世说没有实质上的不同。列宁说：“哲学唯心主义不过是隐蔽起来的、修饰过的鬼神之说”，“不过是信仰主义的一种精巧圆滑的形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179、360页）黑格尔为了论证关于现实世界生成的唯心主义观点，故弄玄虚，采用晦涩难懂的逻辑表达形式，拼凑了一个从概念到概念的庞大的思辨体系。他的创世说精巧圆滑，实际上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混乱和荒唐。

33. 我们在现实世界中所认识的，正是这个世界的思想内容，……思维能够认识那一开始就已经是思想内容的内容（第16页）

黑格尔认为，在自然界和人类出现之前，存在着一种神秘的“绝对观念”。“绝对观念”是世界的本质，也就是世界的“思想内容”，而自然和人类社会

则是现象和外表。人们在现实世界中通过这些现象和外表所认识的，就是现实世界的这种神秘的本质或“思想内容”，也就是黑格尔讲的“绝对观念”。思维能够认识的内容，就是这种一开始就是思想性质的“绝对观念”。所以说，思想能够认识思想，思维能够认识那一开始就已经是“思想内容的内容”，这是不言而喻的。正如恩格斯指出，因为“在这里，要证明的东西已经默默地包含在前提里面了”。（第16页）关于世界是否可知的问题，也即思维与存在是否有同一性的问题，黑格尔就是这样从唯心主义立场出发，作了肯定的回答。

34. 休谟（第16页）

休谟（1711—1776），英国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不可知论的著名代表。主要哲学著作有《人性论》和《人类理解研究》等。休谟在政治上拥护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统治，是个保守主义者。在哲学上，他继承了英国主教贝克莱（1684—1753）的主观唯心主义者学路线，并且进一步给它涂上了不可知论的色彩。他认为，人们不仅不知道客观世界是怎样的，而且也不知道它是否真实存在。人只能知道自己的感觉，在感觉之外有什么东西，这是无法知道的，人的认识不能越出感觉经验的范围。他认为，世界上真实存在的只有心理的知觉、感觉；因果关系不是客观事

物本身固有的规律，而是主观感觉或观念之间的联系；科学的任务只能描述这种心理的感觉联系，而不是发现客观规律。他胡说：“确信人类盲目和无能为力是全部哲学的结果”。休谟的不可知论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反动哲学，它反映了英国大资产阶级的利益。

休谟的不可知论对康德和后来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有很大影响。马赫主义和一些现代资产阶级反动哲学，都从休谟的不可知论中吸取养料，用以维护信仰主义，反对唯物主义。

35. 康德（第16页）

康德（1724—1804），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唯心主义先验论者，不可知论者。长期在哥尼斯堡大学任教。他的主要著作有《宇宙发展史概论》、《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等。

康德在自然科学方面曾提出天体演化的星云说，对当时流行的天体不变的形而上学的自然观是一个重大打击。在政治上，他反对贵族世袭，主张改善现状，但又害怕革命，反对群众斗争。他的这种处于矛盾地位的政治立场，也表现在他的哲学方面。“康德哲学的基本特征是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使二者妥协，使各种相互对立的哲学派别结合在一个体系

中。”（《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193页）

康德是哲学史上不可知论的著名代表。他承认意识之外客观世界的存在，即“自在之物”的存在，但又说这个“自在之物”是不可认识的。在他看来，“自在之物”作用于人的感官而产生感觉或“现象”，但感觉或“现象”却不是“自在之物”的真实反映。他从先验的唯心主义出发，认为人只能依靠先天的“感性直观形式”和“知性的纯概念”，认识这种主观的感觉或“现象”，根本不能认识“自在之物”的本来面貌或本质。当人们的最高认识能力“理性”试图超出“现象”去认识“自在之物”时，它又陷入不可解决的自相矛盾之中。因而他断言，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是永远也无法达到“自在之物”的。他割裂现象和本质的联系，在“现象”和“自在之物”中间划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他把“自在之物”看作是超经验的，是人的认识能力不能达到而只有信仰才能发现的“彼岸世界”。康德承认人的理性认识中存在着矛盾，这种辩证法的因素对以后德国哲学辩证法的发展，有积极作用。但他认为这些矛盾不是客观世界本身的矛盾，而是人类主观认识能力的矛盾。康德的不可知论是为宗教信仰服务的，他曾公开声言：

“我要限制知识的范围，以便给信仰让出地盘”。

康德的不可知论对后来的资产阶级哲学有很大的影响。新康德主义和马赫主义等反动的资产阶级哲学

流派，都因袭和发展了他的不可知论。

36.对驳斥这一观点具有决定性的东西，已经由黑格尔说过了，凡是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所能说的，他都说了；费尔巴哈所附加的唯物主义的的东西，与其说是深刻的，不如说是机智的（第16页）

不可知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认为人的认识不能超出感觉，形而上学地“把‘现象’和显现者、感觉和被感觉者、为我之物和‘自在之物’根本分开。”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91页）割裂了现象和本质的关系。休谟和康德的哲学都属于不可知论。黑格尔根据现象和本质的辩证关系，批判了不可知论，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他指出，现象是本质的表现，本质表现在现象之中，本质和现象是不可分的，人们通过认识现象，就能认识事物的本质。他认为除掉现象、事物的属性来讲本质、“自在之物”，就是空洞的抽象。黑格尔的这些驳斥，抓住了不可知论在理论上的错误。因此恩格斯说：“对驳斥这一观点具有决定性的东西，已经由黑格尔说过了”。但在黑格尔看来，本质与现象统一的基础、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前提，不是客观的物质世界，而是神秘的“绝对观念”。所以，他还只是说了“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所能说的”。他不可能用唯物主义的实践的观点来批判不可知论，因而也就不能彻底地驳倒不可知

论。

费尔巴哈认为，物质世界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的客观存在，意识是对存在的反映。他站在这种唯物主义反映论的立场上，直接批判了康德的不可知论。他说，康德的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不过是“没有实在性的想象物”；康德哲学“使真理和现实分开”，“它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费希特的唯心主义或感觉论。”在费尔巴哈看来，“现象”和“自在之物”并没有原则的差别，不能在它们中间划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针对不可知论的错误观点，费尔巴哈提出了许多俏皮的、机智的见解。他指出：“人的感官不多不少，恰合在世界的全体中认识世界之用。”“自然界并不让自己躲藏起来，它反而是尽力地自荐于人，或者说老着脸去迁就人的。恰象空气通过我们的口、鼻以及一切毛孔，挤进身内来一般”。但是，费尔巴哈的反映论是直观的。他认为，人的认识象照镜子一样，只是被动地反映客观世界。这样，他对不可知论的批判，他“所附加的唯物主义的东西，与其说是深刻的，不如说是机智的”。

37. 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第17页）

哥白尼（1473—1543），波兰杰出的天文学家。1543年，他发表了《天体运行》一书，提出了太阳中心说，即太阳系学说。他认为，人们看到太阳好象在

绕地球运行，实际上是地球在绕地轴自转，并且和其他行星一起，围绕太阳运行；我们的行星系统中心不是地球，而是太阳。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推翻了公元二世纪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埃及天文学家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有力地打击了上帝创造世界、地球由上帝选定为宇宙中心的无稽之谈，是天文学上一次重大的革命。恩格斯说，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是自然科学摆脱神学的“独立宣言”，他“向教会的迷信提出了挑战。从此以后，自然科学基本上从宗教下面解放出来了”。（《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33、534页）

三百年后，法国天文学家勒维烈（1811—1877）研究了天王星绕太阳运行的轨道偏离的原因，指出这是由于天王星受到一个未知的行星影响所造成的。同时，他还计算出了这个行星某一时间在天空的确切位置，并认为用望远镜可以找到它。1846年，德国天文学家加勒（1812—1910）根据勒维烈的计算，用望远镜果然发现了这个行星，这就是围绕太阳转动的海王星。从此，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就被证实了。

38. 德国的新康德主义者企图复活康德的观点，而英国的不可知论者企图复活休谟的观点（第17页）

新康德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六十一—七十年代，是一个反动的资产阶级哲学流派，其代表人物有德国

的朗格（1828—1875）、李普曼（1840—1912）、柯亨（1842—1918）和文德尔班（1848—1915）等人。李普曼在1865年提出了“回到康德那里去”的反动口号，使这个流派获得了新康德主义的称号。新康德主义者抛弃康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把“自在之物”丢掉，企图复活康德的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观点。在这些人中，有些是自然科学家，如赫尔姆霍茨（1821—1894），他一方面鼓吹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宣称感觉仅仅是外部现象的符号，是某种任意的标志，否认感觉和外界对象有任何相似之处；另一方面，在自然科学领域内，他又有自发的唯物主义，承认我们的概念和表象是由外界对象引起的。列宁说，赫尔姆霍茨的不可知论是和具有康德主义成分的“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相似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234页）

英国的不可知论者主要是指自然科学家赫胥黎（1825—1895）。他继承休谟的不可知论观点，认为全部知识起源于感觉，但人们无法知道感觉是不是对它所感知的事物的正确反映；人们只知道事物作用于感官所产生的印象，而根本不能确实知道事物本身。他首次提出“不可知论”这一名词，并使这一名词通用起来。而赫胥黎的自然观却是唯物主义的，他在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进化论与伦理学》等。他认为整个自然界是受规律支配

的，它绝对排除外来的干涉；科学愈向前发展，自然界的一切现象将愈广泛愈彻底地用唯物主义的公式来表达。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偏见，他又不承认自己是唯物主义者。这是一种“暗中接受唯物主义而当众又加以拒绝的羞羞答答的做法”。（第17页）

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休谟和康德的不可知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被推翻了。在自然科学取得巨大成就的情况下，德国的新康德主义者和英国的不可知论者却企图把它复活，这在科学上是一种开倒车的行为，是十分荒谬的。

39. 从笛卡儿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

（第17页）

这是恩格斯对近代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个阵营发展线索的概括。

“从笛卡儿到黑格尔”，代表近代唯心主义的发展。笛卡儿（1596—1650）是法国著名的二元论哲学家。他认为，世界上存在着彼此独立的两种实体：一种是有广延性的实体，即物质，另一种是精神性的实体，即心灵。但他又认为上帝是这两种实体的创造者和终极原因。因此，笛卡儿的二元论最终会陷入唯心主义的一元论。在认识论上，他宣扬唯心主义的“天赋观念”论，认为感性经验是不可靠的，与生俱来的所谓理性知识才是可靠的。在自然观上，他是个机械唯

物主义者，但也有一些辩证法思想。

笛卡儿学派，后来分成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派。笛卡儿的唯心主义，在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初，被法国马勒伯朗士（1638—1715）和德国莱布尼茨（1646—1716）等人所发展；它“特别是在十九世纪的德国思辨哲学中，曾有过胜利的和富有内容的复辟”。（《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9页）在自然科学和工业发展的条件下，黑格尔把笛卡儿的唯心主义同德国的康德、费希特（1762—1814）和谢林（1775—1854）等人的唯心主义结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使唯心主义的发展达到了高峰。

“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代表近代唯物主义的发展。霍布斯（1588—1679），英国唯物主义的杰出代表之一。他克服了培根的有神论偏见，继承了培根的唯物主义思想，并进一步把它系统化，赋予唯物主义以完备的机械论形式。

英国洛克继承了培根和霍布斯的唯物主义路线。他们都是“法国唯物主义者这个光辉的学派的前辈”。（《反杜林论》，第327页）在自然科学和工业发展的推动下，法国唯物主义者拉·美特利、狄德罗、霍尔巴赫等人，把英国唯物主义和法国唯物主义结合起来，发展了唯物主义。到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在反对宗教和封建专制的斗争中，德国大批最坚

决的青年黑格尔分子返回到了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而费尔巴哈就是其中一个杰出的代表。

40. 泛神论（第17页）

一种把神融化在自然界中的哲学观点。它认为神不在自然界之外，而是在自然界之中，神就是自然界本身。十六——十七世纪，迫于宗教势力的压力，西欧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往往采取泛神论的形式，在神学的外衣下宣传唯物主义的学说。当时泛神论的主要代表有意大利哲学家布鲁诺（1548—1600）和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1632—1677）。布鲁诺认为“自然界是万物之神”。斯宾诺莎把自然界和神相提并论，说“神或者自然界”。但是，后来随着自然科学和工业的进步，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家就力图用“神即自然，自然即神”这种泛神论观点，来调和精神和物质、宗教和科学的对立。所以，泛神论就逐渐变成了一种认为世界存在于神中的唯心主义理论。

41. “在我看来，唯物主义是人类本质和人类知识的大厦的基础；但是，我认为它不是象生理学家、狭义的自然科学家如摩莱肖特所认为的那样，不是象他们从他们的观点和专业出发所必然主张的那样，即不是大厦本身。向后退时，我同唯物主义者完全一致；但是往前进时就不一致了。”（第18页）

费尔巴哈这段话，说明了他的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

荷兰生理学家摩莱肖特等人，是庸俗唯物主义的著名代表。他们从自己的自然科学专业出发，错误地把思想意识说成是大脑的分泌物，把思维看作一种生理过程。费尔巴哈不同意摩莱肖特等人这种庸俗观点。

在费尔巴哈看来，物质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的产物，而人又高于其余的自然界，人具有“理性、意志、感情”等，这些是精神性的东西，并不是一种生理过程或物质实体。同时他又认为，物质自然界（其中也包括人）是不依赖于意识的客观存在，自然界是唯一的认识对象，是获取一切知识的前提和基础；而知识、思想是外部世界在头脑中的反映，它并不是一种物质。“人的头脑和心之中的自然界不同于人的头脑和心之外的自然界”。因此他说：“唯物主义是人类本质和人类知识的大厦的基础”，但还“不是大厦本身”。这就是说，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只能用来说明人类本质和人类知识产生的自然基础，而不能用它来解释人的理性、意志、感情、社会历史和人的思想意识本身。恩格斯认为，费尔巴哈的这种见解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他因为不懂得一般唯物主义世界观同庸俗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的特殊表现形式的区别，把二者混为一谈，并由于对庸俗唯物主义不满，因而认为，

对人的思想感情和社会意识作任何唯物主义解释都是错误的、庸俗的；他甚至连唯物主义这个名称也加以拒绝。因此他说，“向后退时”，即精神和物质谁是本原的问题上，他同唯物主义的观点是一致的；“往前进时”，即以唯物主义观点解释人的思想感情和社会意识时，他是反对的。所以，他在社会历史领域并没有“前进”，仍然停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

42. 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现在就以这种形式继续存在于自然科学家和医生的头脑中，并且被毕希纳、福格特和摩莱肖特在五十年代拿着到处叫卖(第19页)

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主要是机械唯物主义，到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在德国一些自然科学家和医生那里，它就以肤浅的庸俗形式出现，形成了一种庸俗唯物主义的资产阶级哲学思潮。庸俗唯物主义承认物质是唯一的实在，但庸俗地解释思想，把思想也看作是一种物质，认为大脑分泌思想，正如肝脏分泌胆汁一样；它用纯粹的生理学观点来解释思维活动和精神现象。这就抹杀了思维和存在的原则区别，从而取消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它不仅没有克服十八世纪唯物主义的缺陷，反而大大退步了。

这种庸俗唯物主义，流行于当时自然科学家和医生中，主要代表人物有福格特（1817—1895）、摩莱肖特（1822—1893）和毕希纳（1824—1899）。福格

特是德国博物学家，他说：“以精神活动之名著称的一切能力，只不过是脑物质的分泌物”，“思想对大脑的关系，差不多同胆汁对肝脏或尿对肾脏的关系一样”。摩莱肖特是荷兰生理学家，他直接从食物质量推论出人的心理活动，断言人的头脑聪明“是受以食物为转移的血液的优越性制约的”。毕希纳是德国医生，他竟然胡说，和欧洲人相比，黑人象儿童一样幼稚；欧洲人中各民族的“高等阶层”比劳动者聪明。这些庸俗唯物主义者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著书立说或者利用大学的讲坛，竭力兜售他们的观点。他们宣扬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曾经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严厉批判。

43. 燃素说（第19页）

十八世纪流行的一种解释燃烧现象的错误观点。提出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德国化学家斯塔耳（1660—1734）。他认为，物体所以能够燃烧，是由于有一种叫“燃素”的特殊物质，物体燃烧时，燃素便以光、热、火焰的形式逃逸而出。但是化学实验的结果，表明金属燃烧后并没有失掉东西，而是增加了重量。于是主张燃素说的人便硬说燃素具有“负的重量”，说什么地心对它不但没有吸引力，而且对它有排斥力，金属燃烧后，燃素跑掉了，剩下的渣滓失去了“负的重量”，所以它本身的重量就增加了。很显

然，把燃烧这种化学反应的运动形态，看作是一种特殊物质，这就把物质同物质的属性即运动混为一谈了。这是一种机械唯物主义的庸俗观点。后来，法国化学家拉瓦锡（1743—1794）发现金属在燃烧时，并不是有什么燃素同金属分离，而是由于空气中的氧气与金属化合，因而使金属燃烧后增加了重量。他发现了氧气，揭露了燃烧现象的本质，推翻了一度在化学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燃素说。

44. 正如在笛卡儿看来动物是机器一样，在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者看来，人是机器（第19页）

十七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儿，在物理学中是个机械唯物主义者。他认为物质具有独立的创造能力，机械运动是物质生命的表现。他不懂得有机界的生命现象和无机界的机械运动之间的本质区别；把动物看作是某种钟表或自动的机器。

十八世纪的机械唯物主义，用力学的观点解释一切自然现象，把物质的一切运动形式都简单地归结为一种机械运动。它的理论来源之一，就是笛卡儿的物理学机械论观点。当笛卡儿还在世的时候，法国就已经有人用他关于动物身体是机器的思想来解释人的身体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一书中说，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拉·美特利“利用了笛卡儿的物理学，甚至利用了它的每一个细节。他的《人是机器》”

一书是模仿笛卡儿的动物是机器写成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6页）拉·美特利把人体比作最复杂的机器，认为人和动物的不同，无非是人这种机器比动物这种机器多几个齿轮，多几条弹簧罢了，人和动物之间“只是位置的不同和力量程度的不同，而决没有性质上的不同”。他企图用力学上的规律来说明人体内部的生理现象。这种机械论观点是同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状况相适应的。

45. 康德的太阳系发生说（第19页）

1755年，康德在《宇宙发展史概论》一书中提出了太阳系起源的假说，也就是太阳系发生说。根据这个假说，宇宙间原来充满了云雾状的物质粒子。这种星云物质密度不均，温度很高，在斥力和引力的作用下，发生旋涡运动，逐渐冷却凝聚，向一个平面集中。密度较大的云块形成了中心天体太阳，而密度较小的云块则形成了围绕太阳旋转的各种行星和卫星。这就形成了太阳系。这个学说表明，太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有自己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其产生、发展的动力，是由于物质内部的原因，而不是外部的所谓神的作用。这就推翻了英国物理学家牛顿（1642—1727）关于恒星永远固定不动，行星因上帝的“第一次推动”而永远沿着预定不变的轨道运行的形而上学观点。恩格斯指出：“康德关于目前所有的天体都从

旋转的星云团产生的学说，是从哥白尼以来天文学取得的最大进步。认为自然界在时间上没有任何历史的那种观念，第一次被动摇了。……康德在这个完全适合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观念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反杜林论》，第54页）

46. 歌德和拉马克（第20页）

德国诗人歌德对自然科学也很有研究，曾写过一些关于动植物形态学的著作，阐述关于生物进化的思想。他认为有机自然界，如鱼类、两栖类、鸟类、哺乳类，都是由一种具有共同“原始形状”的东西逐渐发展起来的。歌德还从哺乳动物有颞间骨的事实出发，在研究人体时，发现胚胎状态的人有颞间骨，而个别成人在偶尔出现与远祖类似性状的返祖遗传现象中，也有颞间骨。这就进一步证明了人和动物界的历史联系。

拉马克（1744—1829），法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达尔文进化论的先驱者。他最先提出了生物进化的学说，同当时在生物学中占统治地位的物种不变的形而上学观念进行了斗争。他认为，在生活环境改变的影响下，生物的器官遵循着“用进废退”的规律，逐渐由低级状态向高级状态发展。环境影响是有机体变异的直接原因，生物的多样性是与环境的多样性相一致的。后天获得的性状可以传给后代，使生物渐渐演变

成新种。他的这种进化学说直接反对了宗教的神造论，对达尔文进化论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他也有许多错误的观点，如认为动物的意志和欲望是进化的动力之一，生物进化只有渐进而没有飞跃等。

47. 中世纪的巨大进步——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在那里一个挨着一个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以及十四和十五世纪的巨大的技术进步(第20页)

从公元五世纪后期罗马帝国崩溃起，到十七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夜止，史称中世纪，这是欧洲封建社会时期。封建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十八世纪法国革命前的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在反封建的斗争中，产生了一种片面观点，对中世纪作了完全的否定，把它看作是历史的简单中断，这是错误的。恩格斯批判了这种非历史主义观点，肯定了欧洲中世纪的巨大进步。

(一)“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在罗马帝国奴隶社会的末期，除了罗马帝国控制的地中海沿岸以外，欧洲的其他地区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日耳曼人、斯拉夫人还属于“蛮族”部落。公元五世纪，日耳曼人征服西罗马帝国，接受了比较发达的罗马文化；六世纪起，斯拉夫人入侵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接受了比较发达的拜占庭文化。在封建社会的发展中，欧洲文化领域不断扩大，到中世纪后期，欧洲的文化

领域就从原来的地中海沿岸扩大到了整个欧洲。

(二) “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民族”。在中世纪，欧洲产生了一些新的民族，形成了新的民族国家，如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波兰等。这些民族的语言促进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繁荣，推动了文化教育的发展。

(三) “十四和十五世纪的巨大的技术进步”。在十四和十五世纪的欧洲，由中世纪的市民等级所创立的工业生产获得了很大发展，如纺织业中发明了自动纺车；采矿和冶金业中使用熔炉和各种机械装置；金属制造业中出现了重达一吨多的水力锤，还出现了拔丝机和压延机，制造铁丝和铁片；军事技术中能制造大炮和毛瑟枪，等等。

48. 达尔文 (第21页)

达尔文 (1809—1882)，英国著名生物学家。曾乘英国海军勘探船“贝格尔号”作历时五年的环球旅行，收集了大量的科学资料，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于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一书，提出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生物进化学说，即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

达尔文认为，生物都是处在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发展过程中。在自然环境的作用下，由于生物界存在着顽强的生存斗争，使生物经常地发生细微的变异，通过不断的自然选择，比较适合于外界环境条件的个

体得以生存，并逐渐累积有利的变异而发展新种，不适合的就被淘汰。达尔文的这种学说批判了唯心论的神造论、目的论和物种不变论，给宗教以严重打击。

49. “先验的唯心主义”（第22页）

先验论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它否认知识来源于实践，把知识说成是先天就有的，是先于经验和不依赖经验而存在的，是人们头脑里固有的或天上掉下来的。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和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是对立的。康德公开宣称，他的哲学就是“先验的唯心主义”。

康德把时间、空间、因果性、必然性及逻辑的其他的范畴和基本原理说成先于经验的认识形式，是人们生来固有的，而不是客观世界的特性在人脑中的反映。根据康德的唯心主义观点，经验和认识也只有借助于这些形式才有可能产生。康德给他的哲学所取的名称“先验唯心主义”即由此而来，而并不是因为他讲了道德的理想。

50. 没有一个人比恰恰是十足的唯心主义者黑格尔更尖锐地批评了康德的软弱无力的“绝对命令”

（第22页）

“绝对命令”是康德唯心主义道德原则。康德认

为，人生来就有一种内在力量，指使他不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或效果，而是为了履行纯粹的道德义务去行动。这种行动原则是无条件的，叫做“绝对命令”。他把这种原则说成是先验的、普遍的、永恒不变的，适用于任何人，任何时代。这种原则，只有形式没有内容，只讲动机不论效果，只顾道德理想不考虑现实利害。他自己也认为他的道德理想和原则，不是在现实而是在“彼岸世界”才能实现。这反映了当时德国资产阶级既向往革命，在实践上又软弱无力。事实上，在阶级社会中，每个阶级都有自己具体的道德原则，这种抽象的超阶级超历史的道德是没有的。

黑格尔对康德的“绝对命令”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康德这种道德原则是抽象的，没有任何内容，是“一种空的东西”；这种不和现实发生联系的道德原则，只是“头脑中空悬的一个理想”，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不能得到任何结果，“绝对命令”完全是一句空话。黑格尔是个十足的唯心主义者，他对“绝对命令”的批评，说明施达克把追求理想目的叫做唯心主义，是十分错误的。

51. 席勒所传播的那种沉湎于不能实现的理想的庸人倾向（第22—23页）

席勒（1759—1805），德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诗人，剧作家。他反对封建专制和等级特权，提

出了“反对暴君”的口号，希望人民起来反对封建压迫。但是，他害怕人民革命，反对用革命的手段来消灭封建制度，主张“自上而下”的和平改良。他拥护康德的“绝对命令”，满足于追求个人的道德理想或“良心”，在他的作品中传播了德国资产阶级那种沉湎于不能实现的理想的庸人倾向。例如，他在《理想和生活》一诗中写道：

“逃出那狭窄、郁闷的人生
到那理想的王国里去吧！”

德国的庸人们把席勒诗歌中的这类哲学上的只言片语背得烂熟，错误地认为追求道德理想，就是唯心主义。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曾嘲笑席勒这种庸人思想。他指出，如果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心的规律”或“良心”行事，那末，由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冲突，各个人所追求的“理想”、“良心”就都无法实现。所以，那种只按照自己“心的规律”或“良心”行事的愿望，不过是自以为高尚而其实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52. 伏尔泰和卢梭（第23页）

伏尔泰（1694—1778），十八世纪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曾因攻击封建专制两次被监禁在巴士底狱，后又被驱逐出法国。他对封建的宗教黑暗势力作

了深刻的揭露，痛斥天主教会是“败类”，称罗马教皇为“两足禽兽”。

卢梭（1712—1778），法国启蒙运动中的激进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出身贫苦。由于他在自己的著作中猛烈抨击封建制度，到处遭到迫害。他深刻地揭露了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反对财产过分集中，主张保护小私有者的利益，并鼓动人民用暴力推翻专制暴君。

伏尔泰和卢梭相信人类的进步，主张改变现状，建立一个所谓“永恒真理”、“永恒正义”的“理性”王国，也就是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他们的思想促进了十八世纪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在世界观方面，他们都是自然神论者。

53. 狄德罗（第23页）

狄德罗（1713—1784），十八世纪法国卓越的启蒙思想家，坚定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无神论者。他坚持了唯物主义反映论的立场，认为物质世界是不依赖于意识的客观存在，感觉和思想是外界物体作用于人的感官而产生的。在他的哲学中包含着一定的辩证法思想，他反对运动是神推动的错误观点，认为运动是物质固有的属性，并且肯定物质的多样性，承认自然界各种现象的相互作用和转化，等等。但是，他不懂得社会实践在认识中的重要意义，不懂得事物的内在

矛盾是物质运动的根源，所以他并没有摆脱当时机械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

狄德罗尖锐地抨击封建制度和宗教神学，因而引起了封建宗教势力的仇视。反动当局将他逮捕入狱，进行残酷迫害，但他没有屈服。出狱以后，继续斗争，组织了许多先进的思想家，编辑《百科全书》。他担任《百科全书》的主编。不顾反动势力百般阻挠和破坏，狄德罗坚持奋斗二十多年，终于完成了这项艰巨工作。《百科全书》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中起了重大作用。所以，恩格斯称赞他是为了对真理和正义的热诚而献出整个生命的人。

狄德罗相信人类的进步，是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可见，施达克把“相信人类的进步”作为唯心主义的标准是荒谬的。

54. 人是什么？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第24页)

这是欧洲的一句谚语，意思是说，人生来就有两重性，一种是野兽的性格，一种是天使的性格。前者使人产生贪吃、酗酒、肉欲、虚荣、贪财、投机；后者使人信仰“美好世界”，追求“高尚生活”。“天使”是圣经故事中的上帝使者，是善良纯洁的象征。

恩格斯借用这句话，是为了揭露那些美化唯心主义、丑化唯物主义的资产阶级庸人。这些庸人把一切齷齪行为都加到唯物主义头上，好象唯物主义者都是

只知贪图享受、毫无理想、具有“兽性”的人；而唯心主义者则是充满理想、道德高尚的“天使”。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揭穿了他们的丑恶嘴脸，指出庸人们所迷恋的恰恰是他们强加于唯物主义头上的那些齷齪行为。他们只是在这方面干得太过份，而感到懊丧或遭到破产时，才在口头上喊喊对美德、博爱、理想世界的信仰，并且用“人是什么？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的谚语，来为他们自己所干的齷齪行为解嘲、辩护，好象人生来就具有一半兽性，所以干点齷齪行为是不足为怪的。

三

55. “心不是宗教的形式，因而宗教也不应当存在于心中；心是宗教的本质。”（第24页）

这是费尔巴哈表述自己宗教观点的一句话。费尔巴哈揭露和批判了旧的宗教，认为过去把宗教同人的本质分开，把人的本质崇奉为一种远离人间的精神实体，是错误的。但他并不赞成废除宗教，而是主张把宗教从天上降到人间，按它原来的本质加以改造，建立所谓新的宗教。在他看来，新的宗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的关系、心灵的关系；这种感情关系和心灵关系是人生来就有的，它是真正的宗教的本质，不是宗教的形式，因而宗教也不是从外边搬到心中的。费尔巴哈虽然把宗教从天国降到了人间，揭穿了宗教秘密，但他宣扬人本主义，离开具体的历史和社会关系而把人看作抽象的、生物学上的人。他由此出发，把抽象的人类感情当作宗教的本质，这就抹煞了宗教产生的社会政治、经济根源，掩盖了宗教的阶级本质，所以他的宗教观仍然是唯心主义的。

56. 在法国，在1793年到1798年这个期间，基督教的确曾经消失到这种程度，连拿破仑去恢复它也不能不遇到抵抗和困难（第25页）

1793年雅各宾专政时，法国大革命发展到了高潮。在雅各宾左派阿贝尔、萧美特等人倡导下，展开了一个“反基督教”运动。这个运动首先在巴黎开始，国民公会将巴黎圣母院改为理性庙，随后，巴黎市政府又下令封闭一切教堂和修道院。在一个月之内，这个运动就席卷全国各地，全国的旧教堂被封闭或改为理性庙的有二千四百六十三所之多。同时，国民公会又制定“革命历法”来代替基督教历法，取消原有的基督教节日而另立“革命节日”，并颁布了取消基督教僧侣俸金的法令。从此，教士越来越少，教会势力在法国的城市和部分农村中几乎被消灭光了。

1799年拿破仑夺取政权以后，竭力恢复宗教。1801年7月，拿破仑与罗马教皇签订协定，正式宣布恢复基督教。但是，由于人民的抵抗，已不可能恢复教会的财产和什一税，主教区的数目减少了一半，国家也只给主教和首席教士一份俸金。“革命历法”直到1806年才被废止。这样，拿破仑费了很大力气才把基督教重新扶植起来。

57. 路易·勃朗派改良主义者（第25页）

路易·勃朗（1811—1882），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1848年二月革命后，他以工人代表名义参加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执行损害无产阶级利益的政策，为资产阶级效劳。巴黎公社时期，他站在凡尔赛

政府方面反对巴黎公社，成为工人阶级的死敌。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在法国工人运动中，以路易·勃朗为首形成了一个反对革命、主张改良的机会主义派别。路易·勃朗派改良主义者在政治上反对阶级斗争，鼓吹阶级合作，主张依靠资产阶级国家帮助建立“公共工厂”和农村“公社”，来实现他的所谓社会主义。在宗教问题上，他们认为宗教是一种永恒的现象，人生下来就有宗教观念，不信宗教的人只是一种怪物，并且说什么无神论者也有自己的宗教，无神论就是无神论者的宗教。这显然是诡辩。

58. 哲人之石的炼金术（第25页）

炼金术亦称“点金术”、“炼丹术”，是企图把普通金属变为黄金、白银或“长生丹”的方法。它是现代化学的原始形式，虽然也发现了一些化学现象，合成了一些化合物，但具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炼金术最早产生于古代的中国、印度、埃及、希腊等国，以后又传入阿拉伯。十二世纪至十四世纪时，炼金术在西欧特别流行，并为教会所利用。当时的炼金术士研究了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认为世界是由火、气、水、土四种元素构成的，此外还有一种“第五元素”，它能够把各种元素合成任何东西。炼金术士们狂热地追求这种“第五元素”，并把它叫做“哲人之石”。按照炼金术士的说法，“哲人之石”不仅

能够点石成金，而且还能医治百病，使人返老还童、长生不老。

追求“哲人之石”的炼金术，是中世纪的一种违反科学的神秘幻想。随着现代化学这门科学的创立和发展，荒诞的炼金术也就消声匿迹了。恩格斯在批评费尔巴哈企图建立一个无神的宗教时指出，如果宗教没有神可以存在，那就正象炼金术没有“哲人之石”可以存在一样，是十分荒谬的。

59. 柯普和拜特洛 (第25页)

柯普 (1817——1892)，德国化学家和化学史家，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有机化学。

拜特洛 (1827——1907)，著名的法国化学家，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曾任法国教育部长和外交部长。主要研究有机化学、农业化学和化学史等。

在柯普和拜特洛的著作中，用化学史上的材料，阐述了炼金术和宗教在历史上的联系。拜特洛详细地研究了炼金术的历史，著有《炼金术的起源》一书。他的著作揭示了早期炼金术士的宗教观念和自然哲学观念之间的关系，叙述了炼金术士对基督教学说形成所起的作用。

60. 在日耳曼人那里，甚至只要他们一接触正在崩溃的罗马世界帝国，一接触它刚刚采用的、适应于它

的经济、政治、精神状态的世界基督教，这种情形就发生了（第26页）

公元四世纪初，罗马帝国末期，奴隶制生产关系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阻碍。为了挽救帝国的垂死命运，罗马帝国的统治者除了在政治、经济上加强压迫和控制外，还企图借助宗教这个精神支柱来支撑摇摇欲坠的帝国统治。君士坦丁一世（约公元274—337）执政时，对当时社会有很大影响的基督教，就由抵制、镇压的政策改为利用、保护的政策。公元325年，君士坦丁一世召开了第一次罗马帝国基督教世界主教会议——尼西亚宗教会议，通过了一切基督教徒必须遵守的正统教会的信条。从此，基督教就成了罗马的国教。

公元四世纪末至五世纪，日耳曼人大举入侵，并逐步征服了罗马帝国。在入侵罗马以前，日耳曼人正处在原始公社制解体阶段，宗教信仰属于原始的多神教性质。这些勇敢善战的日耳曼部落，以战神（提尔）作为他们的主神，保持着祭祀、魔术和占卜等古老宗教习惯。自从同罗马帝国接触并征服罗马以后，随着罗马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日耳曼部落的首领也逐渐成为新的大地主贵族，并与残余的罗马贵族融合一起，改信正统教会的基督教了。他们原来所信奉的宗教，就被适应于当时罗马帝国经济、政治和精神状态的基督教所代替；而基督教的僧侣们也抓

紧向日耳曼人展开宣传，设置教堂，开办学校，更加促进了这一代替过程。

61. 甚至在基督教的领域中，这种宗教色彩，对具有真正普遍意义的革命来说，也只表现在资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最初阶段，即从十三世纪起到十七世纪止（第26页）

从十三世纪起，到十七世纪末，欧洲资产阶级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是打着宗教的旗帜进行的。因为当时基督教仍在社会的意识形态中占着统治地位，科学和哲学被贬为神学中的科目，而新兴的资产阶级还不可能提出完整的政治思想体系。因此就借助宗教的形式，来推动深受宗教影响的群众起来革命。例如十三世纪，在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发生的阿尔比派新教异端运动，就是新兴的市民阶级开始利用宗教形式反对封建统治的革命运动。十六世纪，在德国发生了大规模的宗教改革运动。路德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首先起来反对罗马教皇的特权和烦琐豪华的礼拜仪式，主张建立没有教阶制的节俭教会。这种改革教会的主张得到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并且唤起了1523年的下层贵族起义和1525年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也是在宗教外衣下进行的。当时，资产阶级为了扫除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加尔文派的清教徒首先起来反对国王领导的英国国教会。清教徒独立

派领袖克伦威尔领导和组织革命军队，推翻斯图亚特王朝，成立共和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掌握了政权。

从十八世纪起，基督教就再也不能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外衣了。法国大革命是“第一次完全抛弃了宗教外衣，并在毫不掩饰的政治战线上作战”。（《反杜林论》，第338页）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完全不带有宗教色彩，是因为在革命前夕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并且经过了反封建的启蒙运动的思想准备，资产阶级建立了同他们的阶级地位相适应的政治思想体系，并用以组织和领导革命。

62. 罗伯斯比尔在这方面曾遭受了怎样的失败

（26页）

罗伯斯比尔（1758——1794），法国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在1793——1794年雅各宾专政时期，担任革命政府的首脑。他领导革命政府废除封建所有制，镇压反革命叛乱，击退外国的武装干涉，把革命推向了高潮。但由于其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害怕人民群众，镇压了代表城市贫民利益的“疯人派”和“阿贝尔派”，因而削弱了革命政府的群众基础。1794年7月27日，大资产阶级发动反革命政变，推翻了雅各宾专政，罗伯斯比尔被杀害。

在法国大革命中，阿贝尔派展开了反基督教的运动。罗伯斯比尔反对这一运动，并企图建立一种“最

高存在物”（实际上就是上帝）的新宗教，以代替旧的宗教。1794年5月8日，他在国民公会上做了关于崇拜“最高存在物”的报告。国民公会根据他的报告通过的法令规定：“崇拜最高存在物就是人履行其公民义务”。同年6月8日，他又以总祭司的身分，主持了巴黎举行的崇拜“最高存在物”的盛大祭典。他指望这种新宗教能安定秩序，使群众服从，以巩固雅各宾专政。但是，人民对这种新宗教并不感兴趣，因而他在政治上失败的同时，他建立新宗教的企图也失败了。

63. 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第28页）

黑格尔在他的著作中，曾经分析过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他在《历史哲学》中认为，世界的历史就是“绝对精神”自我认识的表现过程，“绝对精神”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但是“绝对精神”认识自己，是通过人类的历史行动实现的，而“个别兴趣和自私欲望的满足的目的”“是一切行动的最有势力的泉源”。黑格尔认为这种“从私人的利益、特殊的目的、或者简直可以说是利己的企图而产生的人类活动”，往往被人看作“不正当”、“不道德”的，但这种“恶”却是“绝对精神”借以表现的手段或形式。他还在《法哲学》一书中指出，“人性本恶”的

说法，比“人性本善”的说法“要高明些”。当然，黑格尔是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离开阶级斗争来谈论善恶问题的。然而，他对善恶的见解同费尔巴哈关于“爱”的抽象说教相比，还是丰富得多，深刻得多。

恩格斯对黑格尔关于恶是历史发展动力借以表现的形式思想作了分析。指出，这一思想包含着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恶是一种否定力量。历史上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新事物对旧事物、旧秩序的否定、批判和革命；另一方面，人的贪欲和权势欲这些争权夺利的恶劣愿望，如果体现了“绝对观念”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就能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杠杆。黑格尔这一思想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是有其合理因素的。例如封建社会末期，新兴的资产阶级出于发财致富的恶劣欲望，曾同封建势力进行过争夺权势的斗争，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封建制度的瓦解，对历史的进步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64. 拉达曼 (第30页)

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人物，是诸神之首宙斯的儿子，生前为人贤明正直，死后被封为地狱的法官。传说死者必须到他那里陈述生前所做的事情，经他判决，行善的就送往乐园平安居住，作恶的则按照他们的行为予以惩罚。

四

65. 施特劳斯写了《耶稣传》和《教义学》以后，就只从事于写作勒南式的哲学和教会史的美文学作品（第32页）

勒南（1823—1892）是法国的基督教史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他写有《耶稣传》、《基督教的起源》、《圣保罗》等早期基督教史方面的著作。勒南在他的著作里，以伪科学的主观主义论断，企图保存大量的显然可疑的新约故事。他还想把许多关于殉道者的传说，当作可靠的历史资料硬塞给读者。因此，恩格斯曾讽刺勒南“用甚至在当代新闻界都找不出先例来的任意抄袭德国圣经批判的办法写了教会历史小说”。（《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27页）

施特劳斯（1808——1874），德国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耶稣传》和《教义学》中对基督教进行了批判。此后，他便无所作为，“只从事于写作勒南式的哲学和教会史的美文学作品”了。他同勒南一样，力图保存那些荒诞无稽的新约故事和传说。

66. 蒲鲁东（第32页）

蒲鲁东（1809—1865），法国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蒲鲁东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认为通过和平改良办法，就可以摆脱资本主义剥削，消除资本主义“坏的”方面，而保留它的“好的”方面。他主张开办所谓“人民银行”和“交换银行”，发放无息贷款，来帮助工人筹集生产资料，使他们成为独立的小生产者，并保证小生产者之间实行公平的无货币的交换。他反对一切权威，反对一切法律、政府和国家，反对组织工会和政党，反对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主张建立“无政府”的社会。这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蒲鲁东的反动观点后来成为巴枯宁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来源之一。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等著作中对蒲鲁东的反动观点给予了彻底的批判。

67. 约瑟夫·狄慈根（第34页）

约瑟夫·狄慈根（1828—1888），制革工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他通过自学，独立地得出了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相近的结论。列宁称他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发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工人哲学家”。（《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247页）

约·狄慈根在1869年发表的《人脑活动的实质》中，阐述了他的唯物辩证法观点。他唯物地解决了哲学的基本问题，指出物质是第一性的，是起点，而精

神是第二性的，是物质的产物，思维是人脑的机能，是对外部世界的反映。这种反映是通过感性的和抽象的两种方法实现的，是由现象到本质，由个别到一般，由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的过程。他认为，物质和运动是不可分割的，一切事物都生活在矛盾中；每一事物，只有同其对立物相互作用时，才能显露其本性；现象和本质，善和恶，原因和结果等等，都是辩证地互相渗透着，它们的对立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他还批判了唯心论，指出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局限性，痛斥了所谓超党派的哲学。但是，约·狄慈根的辩证法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在捍卫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斗争中也有某些错误和混乱，如夸大了人类知识的相对性，向唯心论和不可知论作了让步。

68. 旧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如果它有某种历史观的话，——本质上也是实用主义的（第39页）

这里所说的实用主义，不是以皮尔士、詹姆士、杜威等人为代表的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流派的实用主义，而是指历史编纂学中的一种唯心主义观点。它从人们行动的动机解释历史的原因，认为人的本质和行为一般是相类似的，因此历史记述的目的和价值就在于从过去的事变中吸取实际的教训，作为借鉴、信条。罗马时代的希腊人波里比阿（约公元前201—约

公元前120)以这种“实用的”方法编写世界史，被看成是实用主义历史编纂学的真祖。这种历史观只从行动动机进行判断，只对事件作表面的历史类比，不去探索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不分析事变的内在的具体原因，是极其错误的。

旧唯物主义者谈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问题时，也持有相同的观点。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拉·美特利、狄德罗、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人，把精神动力当作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认为“意见支配着世界”。他们按照行动动机的善与恶、理性与荒谬，把历史人物分为君子和小人，并且认为小人总是欺骗君子而得胜。他们由此得出结论说，在历史的研究中不能得到很多有教益的东西，应该抛弃以往的全部历史。

69. 古希腊的历史无非是“美好的个性形式”的制定，是真正的“艺术作品”的实现（第39页）

这是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的一个观点。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一书中，把世界历史说成是“绝对精神”自我发展的历史。他认为，世界历史是从“东方”向“西方”有规律地发展的统一过程。在古代的东方，世界历史处于“幼年时代”，除君主以外，其他人没有个性和自由。到了古希腊，世界历史进入“青年时代”，才逐渐有更多的人形成了个性，出现了“道德的东西”和主观的意志的结合，而且那种理想

和“现实的东西”交织在一起，如象一种“美丽的艺术作品”。黑格尔认为，“美好的个性”构成了古希腊“精神”的中心；各种美好的个性形式又从艺术作品上表现出来。他把这些艺术作品分为三类：“一，主观的艺术作品，就是人类自己的文化；二，客观的艺术作品，就是神祇世界的结构，最后是政治的艺术作品，就是‘宪法’和宪法中的个人的方式。”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经过古希腊再往前发展，最后到了日耳曼世界，历史就进入“老年时代”。这时，“绝对精神”便自己和自己统一，达到完满和成熟的境界。

由此可见，黑格尔不是在历史本身中去寻找历史发展的动力，而是从外面，“从哲学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第39页）即把“绝对精神”当作历史发展的动力。这就对历史发展作了客观唯心主义的解释。

70. 从采用大工业以来，就是说，至少从1815年签订欧洲和约以来，在英国，谁都知道，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争夺统治的要求，是美国全部政治斗争的中心（第40页）

1815年拿破仑彻底失败后，第七次反法联盟（俄、英、普、奥）同法国签订了第二次巴黎和约即欧洲和约。

当时，采用大工业以来的英国，代表国家权力的议会，主要掌握在土地贵族手中。尽管土地贵族中的一大部分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化的道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力量日益壮大，它和土地贵族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为了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资产阶级提出了掌握全部国家政权的要求。但是，议会选举制度对土地贵族有利，对工业资产阶级不利。土地贵族控制的一些荒无人烟的村落仍旧保留选派议员的权利，而一些资产阶级集中的新兴工业城市选举议员的名额却受到了很大限制。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资产阶级利用人民的力量，发动了议会改革运动。到1832年6月，选举改革法案被批准，重新分配了代表名额，打破了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政治垄断，使工业资产阶级在议会中取得了强大地位。因此，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争夺统治的要求，成了当时英国全部政治斗争的中心。

71. 在法国，随着波旁王室的返国，同样的事实也被人们意识到了；复辟时期的历史家，从梯叶里到基佐、米涅和梯也尔，总是指出这一事实是理解中世纪以来法国历史的钥匙（第40页）

1814年拿破仑第一帝国垮台后，前法王路易十六的弟弟普罗温伯爵（路易十八），在欧洲第六次反法联军的扶植下，返回法国，登上王位。被1789年资产

阶级革命推翻的波旁王朝宣告复辟。复辟后的波旁王朝建立在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妥协的基础上。土地贵族力图从政治上恢复他们的全面统治。由于波旁王朝推行的有利于土地贵族的措施，加剧了资产阶级同土地贵族的矛盾，激起人民的反抗。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再度推翻波旁王朝，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浦被资产阶级捧上王座，建立了金融资产阶级统治。1814年4月波旁王朝复辟到1830年7月波旁王朝再次被推翻，这段时期史称“复辟时期”。

当时法国的一些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如梯叶里（1795—1856）、基佐（1787—1874）、米涅（1796—1884）和梯也尔（1797—1877）等人，由于身临其境，对复辟时期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争夺政权的斗争这个法国全部政治斗争的中心问题，感受很深，所以在他们的历史著作中，“总是指出这一事实是理解中世纪以来法国历史的钥匙”。例如基佐曾经把法国的社会阶级划分为僧侣、贵族和第三等级，认为法国的历史就是第三等级反对另外两个特权等级的斗争史，而十八世纪末的资产阶级革命是“这一场斗争的结局”。梯叶里曾看出十七世纪英国长老会派和天主教派之间的宗教斗争，是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斗争。但是，他们和其他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一样，都不承认第三等级内部存在着矛盾，不承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矛盾和斗争。

基佐曾任外交部长、总理。梯也尔曾任首相、总理、总统，是镇压巴黎公社的剑子手。

72. 初看起来，从前大规模的封建土地占有制的起源，还可以（至少首先是）归于政治原因，归于暴力掠夺，但是这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来说就不行了（第41页）

恩格斯这句话批判了阶级起源和发展问题上的唯心主义暴力论观点。公元四至五世纪，正是罗马奴隶制崩溃和西欧封建制产生的时期。当时日耳曼人南渡多瑙河，向罗马帝国入侵。日耳曼人通过暴力征服了西罗马帝国以后，消灭了大部分奴隶主贵族，没收其全部田庄，摧毁了奴隶制度。征服者的军事贵族和亲兵分得连同奴隶和隶农在内的整个田庄，成为大地主阶级。先前的奴隶、隶农以及无地的自由民融合在一起，构成了新的农奴阶级。这样，初看起来，大规模的封建土地占有制的产生是由于日耳曼人对罗马进行暴力征服的结果。但是，暴力之所以能够起作用，是由于当时罗马奴隶社会内部已经产生了封建主义的因素，即土地贵族逐步封建化，奴隶和自由农民逐步变成隶农。当时日耳曼人的氏族社会末期，出现了某些家长奴隶制的状况，在较高发展阶段上的罗马经济关系的影响而逐步解体，并产生了封建的经济关系。因此，归根结底，大规模的封建土地占有制的产生是由

于奴隶制社会生产方式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起源和发展是由于纯粹的经济原因，这种情况表现得十分明显，同封建占有制起源的复杂情况是有所不同的。在封建社会末期，城市市民的小手工业生产通过自发的竞争而逐渐分化，少数人把生产资料集中在自己手里而变为资本家，多数人破产被剥夺了生产资料而变为雇佣工人，这就产生了最初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由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力量不断增长，并依靠这种经济上的强大手段，终于改变了它的地位。与此同时，近代无产阶级队伍也就不断地壮大和发展起来了。

73. 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即罗马法（第43页）

罗马法是罗马奴隶制国家法律的总称。公元前五世纪颁布的《十二表法》，是罗马早期的成文法。公元六世纪，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483—565）设立专门机构，整理罗马历代法规和法学，编成了《法学阶梯》、《学说汇纂》、《查士丁尼法典》；查士丁尼死后又增编《新律》。至十二世纪合称《国法大全》。

罗马法是私有制和商品生产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因为当时罗马帝国是强大的世界帝国，商品生

产比较发达。马克思说：“罗马人最先制定了私有财产的权利”。（《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82页）罗马法使奴隶主对土地和奴隶具有极为广泛的权利，对于简单商品所有者的一切本质的法律关系——买卖、借贷、债权、债务、租赁、契约等等，都有非常明确和详尽的规定。恩格斯称罗马法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法律的最完备形式”，“表现了马克思称为商品生产的那个经济发展阶段的法律关系。”（《反杜林论》，第101、338页）所以罗马法对于后来的私有制和商品生产的社会也是适用的。从十二世纪起，罗马法为西欧大陆一些国家所采用，在另一些国家中也有重大影响。

74. 普通法（第43页）

这是指十九世纪初在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以后又在德意志联邦内通行的“普通法”。当时“普通法”是在全德意志领土范围内生效的唯一法律。这一法律主要包括被采用的罗马私法和帝国的法令。“普通法”并不是简单地搬用罗马法，它是通过判例（所谓判例，即法院判决的先例。当判决新案件时可援用此先例，与法律有同等效力）对罗马法进行新的解释，赋予新的含义来贬低罗马法，以求适合于德意志社会状况。当时由于德国资产阶级软弱，封建土地所有制仍占统治地位，因此，在“普通法”中主要是反

映了土地贵族的利益，只是在“商法”方面对大工商业者作了某些让步，还不能充分满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

75. 普鲁士国家法（第43页）

这里说的不是所谓公法中的“国家法”，而是普鲁士国家的法，是指1794年公布的《普鲁士民法典》，亦称《普鲁士地方法》。它主要是依据罗马法编制的。这个法典明显地具有半封建社会的特征：一方面反映着资产阶级的要求，如将私有财产权看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公民权利，并作为整个法典建立的基础；另一方面又体现着封建地主阶级的意志，如巩固封建土地占有制度、贵族特权和农奴从属地位等。

这个法典的条文，充满了法学家虚伪的虔诚道德的注释，用模棱两可、含糊不清的语言破坏了法律应有的简明陈述。这从法学观点看来也是表现很坏的。恩格斯称这样法典是“启蒙的、宗法制的专制主义的法典”，是“带有道德方面注释、法律上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固性、以鞭挞作为刑讯和处罚手段的法典”。

（《反杜林论》，第110页）

76. 法兰西民法典（第43页）

于1804年公布。1807年改称《拿破仑法典》。拿破仑第一帝国覆灭后，1816年又恢复原名。《法兰西

民法典》是在法国大革命以后，以罗马法为基础而创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典型法典。正如恩格斯所说，法国大革命“把刚刚诞生的现代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在拿破仑颁布的它的经典法典中译成了司法法规的语言”。（《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23页）《法兰西民法典》使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权包括极为广泛的内容。这个法典规定，除法律所禁止者外，所有权是对物品的绝对无限制的占有和处置的权利；除为公共利益给以报酬外，不能强迫任何人出让其所有权；要求工人遵从雇主关于工资额的规定，等等。这个法典运用形式上规定的所谓公民“平等权利”、“契约自由”等原则，巧妙而不容置疑地把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和无产阶级的被统治地位巩固起来。因此，《法兰西民法典》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有很影响，成为各国资产阶级立法所依据的范本。

77. 阿庇安（第44页）

阿庇安（约一世纪末至二世纪七十年代），古罗马的历史学家。著有《罗马史》，共分24卷，其中第13—17卷论述国内战争的部分，标题为《内战》。

罗马内战时期（公元前二世纪三十年代至公元前一世纪三十年代），随着奴隶制的迅速发展和土地的高度集中，自由生产者被排挤出去。阿庇安在《内战》中曾经这样描述：“富人占有了未分土地的最大

部分”，“这时他们使用奴隶来从事耕作和畜牧，因为自由民要服兵役，因而不能替他们劳动。”（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95页）兵役和贡赋使罗马自由民失去土地，加速了自由民的没落。公元前一世纪末叶，在格拉古兄弟领导下爆发了自由民争取土地的运动。贫苦自由民的斗争日益同奴隶的起义汇合起来，终于使罗马共和国倾覆。阿庇安的《内战》力图揭示出罗马共和国内部斗争的经济根源。马克思认为这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书”，“穷根究底地探索这些内战的物质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59页）

78. 公法和私法（第44页）

剥削阶级法学家为了掩盖法律的阶级本质，把法律分为公法和私法两类。这种划分最早是由古罗马法学家提出的。公法指有关国家地位和利益的法律。私法指涉及个人利益的法律。资本主义国家法学家把国家法（一般指宪法，有时也包括行政法等，主要是规定国家制度的有关法规）和刑法等称为公法。把民法（主要是规定关于财产关系的法律，如财产法、义务法、家庭法、继承法等）和商法等称为私法。

这种所谓“公法”和“私法”的划分是反科学的，荒谬的。在阶级社会里，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保护“全民利益”的公法，也不可能有什么对统治阶级和

被统治阶级的私人利益同样加以保护的私法。任何国家的法律，都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是保护统治阶级利益的。

79. 新的世界宗教,即基督教,已经从普遍化了的东方神学、特别是犹太神学和庸俗化了的希腊哲学、特别是斯多葛派哲学的混合中悄悄地产生了 (第46页)

普遍化了的东方神学,指的是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东方国家一些宗教如琐罗亚斯德教、犹太教中的神话传说。古代波斯国家的琐罗亚斯德教(即南北朝时传入中国的拜火教)传说,波斯太阳神为了拯救众生脱离恶神而超度他们到永生世界,曾经流出自己的鲜血。早期基督教也传说耶稣因拯救世人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在不少地方吸收了有关太阳神崇拜的教义和仪式。犹太神学在早期基督教的产生上起了更大的作用。犹太教第一次打破了民族神的界限,宣布犹太民族神耶和华是宇宙唯一的主宰、最强大的“救世主”,而埃及、腓尼基等其他的民族神都没有供奉的必要。这就使犹太的民族神成为以后早期基督教的世界神的前身,耶和华教义的圣经也就作为《旧约全书》而列入基督教的圣经里了。

庸俗化了的希腊哲学,指的是古罗马的新柏拉图主义、新斯多葛派哲学等。早期基督教曾经从新柏拉图主义那里接受了神秘主义的灵魂不死说。新斯多葛

派对于早期基督教的影响特别大。这个学派所宣传的禁欲主义、精神忏悔、顺从命运等等宿命论和唯心论观点，被早期基督教充分应用到它的训诫方面的教义里去。新斯多葛派还提倡打破种族和城市界限的世界主义，这也给基督教形成为世界宗教作了思想准备。

在罗马帝国初期，有一个住在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人斐洛（约公元前20—公元54），是当时犹太宗教哲学的主要代表。在研究基督教起源的史学上，曾经称他是基督教的真正的父亲。斐洛所流传下来的许多著作，实际上是犹太神学和新斯多葛派哲学的混合物。这种东方观点和西方观点的混合，已经包含着基督教全部的基本观念。早期基督教就在这种混合中悄悄地产生了。

80. 封建教阶制（第46页）

在西欧中世纪，基督教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同封建等级制相适应，基督教也形成为封建教阶制的教会组织。罗马教皇是基督教会的最高统治者，由教皇直接任命数十个红衣主教，组成红衣主教团，分掌教廷各部和各国重要教区的领导权。在信奉基督教的各国内，教会组织划分为若干大主教区、主教区和教区，分别由大主教、主教和神甫管辖。此外，各地还有由修道院长主持的修道院等类组织，也设有教堂，形成该地的一个宗教中心。这一整套从上到下层层统

治的体制，就是基督教会内部的封建教阶制。

教会内的封建教阶制同社会上的封建等级制是互相联系着的。教会的高级僧侣（红衣主教、大主教、主教、修道院长等）本身就是大地主，选自封建贵族等级，而下层的普通教士则一般来自第三等级。罗马教皇也同封建王朝一样，拥有皇宫和大量领地，各地教会的税收也必须献给教皇。恩格斯指出，中世纪的罗马教会“给封建制度绕上一圈神圣的灵光。它按照封建的方式建立了它自己的教阶制”。（《反杜林论》，第333页）

81. 第一次大规模的行动发生在德国，这就是所谓的宗教改革（第46页）

十六世纪初，德国新兴的市民阶级展开了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这个运动的斗争锋芒首先指向罗马天主教会，而路德的宗教改革便成为这个运动的开端。

马丁·路德（1483—1546）是德国维登堡大学神学教授。他认为宗教信仰是个人的事情，教士不应该干预；人们的得救只能依靠自己的信仰，“圣礼”根本没有必要。他主张建立没有教阶制、没有繁琐礼拜仪式的廉俭教会。路德的宗教观点反映了市民阶级建立新教会的要求。1517年，罗马教皇的特使到德国拍卖赎罪券剥削人民，路德就起来宣布他的九十五条论纲，反对拍卖赎罪券，斥责教皇的无耻行径。于

是，在路德的号召下爆发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宗教改革运动。

随着人民革命情绪的高涨和封建统治压力的加强，参加宗教改革的新教也就分成了两派：一派是以路德为代表的中产阶级、下层贵族的“市民温和派”，一派是以托马斯·闵采尔（约1490—1525）为代表的城市平民、农民的“平民革命派”。闵采尔领导了1524—1525年轰轰烈烈的德国农民战争。在农民战争达到高潮时，路德就出卖了革命，并帮助封建贵族镇压了这次农民起义。路德派随着也恢复了基督教的旧仪式，成为专制帝国的反动工具。

82. 法国人加尔文，他以真正法国式的尖锐性突出了宗教改革的资产阶级性质，使教会共和化和民主化（第47页）

法国人加尔文（1509—1564），因宣传新教受迫害，于1536年逃亡到日内瓦。他在日内瓦创立的加尔文派宗教公会，实际上控制了全市的世俗政权，并企图建成一个由宗教支配的共和国。

加尔文创制所谓先定学说，宣扬一个人的得救或受惩罚都是由上帝预先决定的。某些人发财致富，是由于上帝早已决定他们是“选民”；大多数穷人受苦，则是由上帝决定的“弃民”。这显然是一种为资产阶级牟取暴利进行辩护的宗教思想。加尔文的宗教

改革学说动摇了中世纪以来罗马教会的宗教信条和习惯。他反对一切传统的赎罪、涤罪学说，主张抛弃教会的忏悔、斋戒、圣礼，取消朝拜圣地、圣迹和几乎所有的宗教节日活动。他反对主教、修道士等类的封建教阶制，主张教会应是“选民”的集团，由教徒推选“长老”治理教会，各地的教会通过地方、行省和全国的教士代表大会制度相联系。这样，加尔文便使教会共和化和民主化了，他的主张充分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

加尔文的宗教改革成了当时日内瓦、荷兰和苏格兰共和党人的旗帜，使荷兰从西班牙和德意志帝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建立了资产阶级的共和国。1640年在英国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是在加尔文派的宗教外衣下进行的。

83. 英国的国教会恢复了，但不是恢复到它以前的形式，即由国王充任教皇的天主教，而是强烈地加尔文教化了（第47页）

英国国教会（亦称英吉利教会）最初是一种由国王充任教皇的天主教会形式。英国都铎王朝亨利第八为了巩固君主专制的统治，于1534年促使议会通过《至高法案》，宣布国王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首领，同时声明保持天主教会的教义和仪式。英国国教会不承认罗马教皇的最高权力，并没收原罗马天主教会的土地财

产，分赏给英国的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十七世纪初，斯图亚特王朝为了加强英国国教会的统治地位，便加紧迫害加尔文派的清教徒。于是，1640年在加尔文教义的旗帜下爆发了革命，清教徒获得胜利，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国教会失去了统治地位。

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又力图恢复英国国教会，对清教徒实行屠杀和迫害。到国王詹姆士二世，他本人是罗马天主教徒，不信任国教会，进一步推行恢复罗马天主教的反动计划。新贵族和资产阶级害怕罗马天主教一旦恢复，失去他们过去获得的教会土地，便联合起来反抗国王。1689年，詹姆士二世逃往法国，资产阶级和贵族在双方妥协的基础上实行君主立宪制。此后，英国国教会虽然恢复了，但没有恢复到它以前的状况。当时议会通过了允许除罗马天主教以外的各教派合法存在的《容忍法》，又通过了排斥信奉罗马天主教的人当国王的《王位继承法》，从而使英国国教会强烈地加尔文教化了。例如，过去旧的国教会庆祝“欢乐的天主教礼拜日”，提倡奢侈豪华的礼拜；而新的资产阶级化的国教会则采用“枯燥的加尔文派礼拜日”，提倡节俭、禁欲，严禁一切享乐性的跳舞、娱乐等。

上述英国的历史事实说明，宗教改革运动也是被社会的经济条件和阶级斗争情况所决定的。

84. 比埃尔·培尔 (第47页)

比埃尔·培尔 (1647—1706), 法国早期启蒙思想家, 曾任色当新教学院哲学教授。新教学院被路易十四封闭后, 逃往荷兰, 任鹿特丹大学教授。后因批判经院哲学而被免职。

培尔最初站在新教方面与天主教进行斗争, 后来他由抨击天主教进而对宗教产生怀疑。他在其主要著作《历史批判辞典》中, 用“自然的理性世界”与宗教相对抗, 向封建的世界观挑战。他认为, 信仰与理性是不相容的, 玷辱人类的不是无神论而是迷信和偶像崇拜, 并宣称由清一色的无神论者组成的社会是可能存在的。

培尔起初是一个唯心主义者, 后来他由对宗教怀疑进而对支持宗教信仰的唯心主义产生怀疑。他对历史上的唯心主义作了批判, 并驳斥了当时莱布尼茨等人的唯心主义观点, “从而为在法国掌握唯物主义和健全理智的哲学打下了基础”。(《神圣家族》,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 第162页)

85. 路易十四的暴力措施 (第47页)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 (1638—1715) 于1661年亲政后, 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他为了加强封建贵族专制的统治, 竭力扩张王权。他宣称“朕即国家”, 并且自任首相, 撤销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所占有的国家官

职，废除平民升为贵族的制度，并严禁出版自由，对资产阶级先进思想家进行残酷迫害。

路易十四疯狂镇压宗教改革运动，对新教（加尔文派的胡格诺教）先后采取了种种暴力措施。他剥夺新教徒的一切就业机会，禁止他们进学校、当律师和加入行会，派兵驻到不愿改信天主教的人们家里进行骚扰迫害。1685年，路易十四正式宣布废止允许新教徒信仰自由的《南特敕令》，公开禁止新教教徒举行一切礼拜仪式，拆毁新教教堂，把新教的教士驱逐出境，留在国内的教士被处死刑。对于新教教徒则使用各种刑法禁止他们移居国外，强迫改信天主教。但这时逃出法国的新教徒仍有数十万人。

路易十四的暴力措施，促使新兴资产阶级进一步觉醒起来。逃亡荷兰等国的先进思想家比埃尔·培尔等人开始丢开宗教改革事业，进而从事反封建、反宗教的宣传活动。从此以后，资产阶级便公开打起人类理性的旗帜，采取纯粹的政治形式进行反封建、反基督教的斗争。1789年法国大革命就是在没有宗教外衣掩盖的条件下，取得彻底胜利的。

86. 占有土地的容克利用天主教的耶稣会派或新教的正统派，自由的和激进的资产者则利用唯理派（第47—48页）

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基督教已不能成为任何进

步阶级意识形态的外衣，而变成了剥削阶级所专有的统治人民的工具。不同的剥削阶级根据本阶级利益，来选择适合其需要的宗教派别。例如，当时德国的容克（贵族地主），利用耶稣会派或新教的正统派（路德派）；法国的自由资产阶级则利用唯理派宗教。

耶稣会派是天主教为反对宗教改革而建立的反动宗教组织，它的创始人是西班牙贵族罗耀拉（1491—1556）。耶稣会的宗旨是维护教皇权威，扩张和巩固天主教会的统治。它的口号是：“只问目的，不择手段”，使用阴谋暗杀等方法帮助封建统治者镇压新教。在路德宗教改革结束以后，路德派由保守的温和派蜕化为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的宗教。耶稣会派和路德派都是为德国反动的容克服务的。

唯理派起源于十七世纪末英国早期资产阶级哲学家“自然神论”的宗教思想。这种思想认为，上帝是非人格的、有理性的世界始因，它赋予人类以理性来指导自己；因此，一切和理性冲突的东西如奇迹、圣餐礼和圣经的启示等等，都应排斥于宗教之外。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自由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等人接受了“自然神论”观点，主张以理性为基础，有批判地对待宗教信仰。孟德斯鸠、伏尔泰还加入了崇拜理性的“互济会”和巴黎“九姊妹”分会。这种宗教伦理组织号召入人在“友爱互助”、“互相平等”的基础上联合起来，以人类的“慈善”事业来代替基督教的

施舍。唯理派的宗教是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服务的。

87. 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第48页)

在十九世纪以前,各门具体科学的发展水平较低,还不能揭示自然和社会的各种过程的内在联系。所以那时的哲学就作为凌驾于一切具体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用想象和虚构的形式来描绘世界的全貌和整体的联系。尽管它也能说出一些正确的思想,但总的来说是非科学的。

自然科学的巨大发展,特别是在十九世纪关于细胞、能量转化和达尔文进化论等三大发现之后,不仅能够发现自然界个别领域内的各种过程的联系,而且也能够把这些个别领域综合在一个总的联系之中。在社会科学领域内,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剩余价值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因此,原来意义的哲学,即关于“科学的科学”,在自然领域和社会领域内就成为多余的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概括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成就,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各门具体科学进行理论研究提供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本不需要某种凌驾于一切具体科学之上的哲学;而关于

事物的具体联系的研究，则是属于各门具体科学的任务。这样，旧哲学就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内最终被驱逐出去了。

但是，形式逻辑和辩证法作为研究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是其他具体科学所不能代替的，在思维领域中还可以作为独立的研究部门从旧哲学保留下来。同时，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到近代黑格尔，许多哲学家对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某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是旧哲学留给我们的一份遗产，经过改造仍然可以利用。所以恩格斯说：“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反杜林论》，第23页）